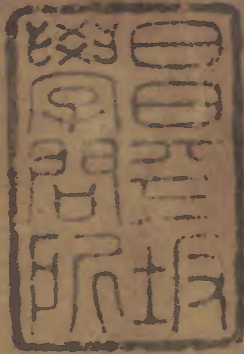


天中記

四十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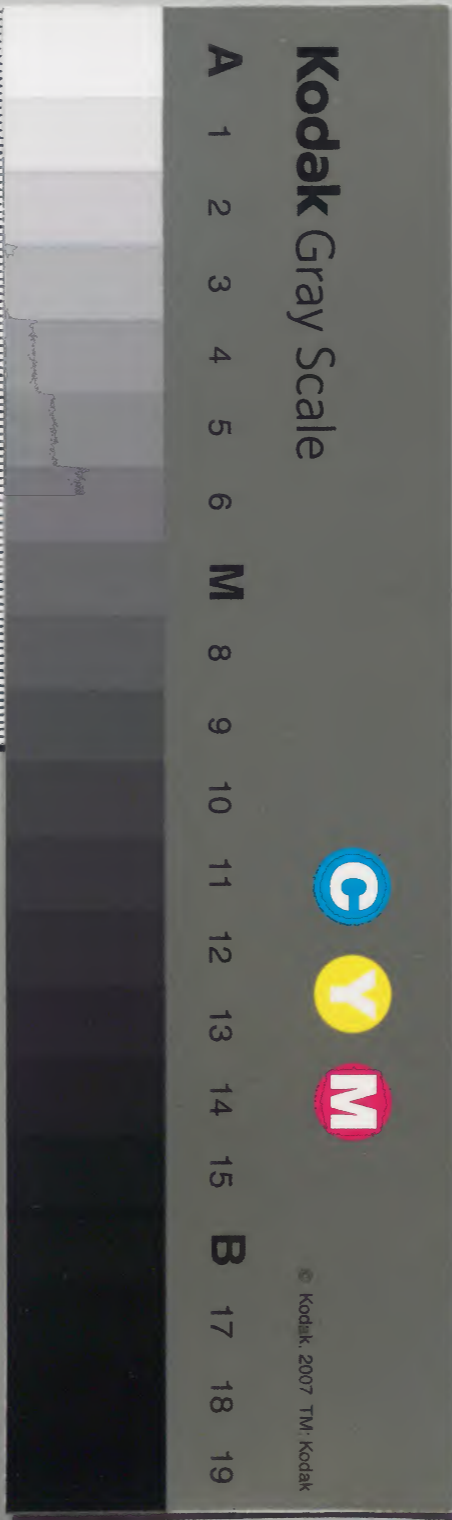


技藝  
禮儀

漢書門			
三〇一	三五	九三	號類
三〇	九	三	架函
三〇	九	三	冊架

內閣文庫			
三〇一	三五	九三	號類
三〇	九	三	架函
三〇	九	三	冊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15	
冊數	30 ( 21 )		
函號	366	81	





之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矯子操夫而往未之變德

攤柱而號矣發之則應矢而下王大悅楚史樽抗淮南子抗

賦養流涕而猿號大

賈風其蠅古之善射者穀子面獸伏鳥下弟子飛衛學

身於其蠅而巧過其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衛曰視小

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毫懸虱於牖間南面而

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

懸不絕昌既盡衛之術乃謀殺飛衛一日相遇於野二

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

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

天中記





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列湯問

連鶴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于青

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列浦且子見雙鳧過之其不

被弋者亦下汲冢張華勵志詩浦盧縈纒神感禽情

說蒲盧即蒲且也

矍相孔子觀于鄉射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

圃觀者如堵墻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誓射者

又使公罔之表序點揚解而語

令射決訟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民之善射也

乃下令曰民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人射的中之者勝不

中者不勝令下而民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人戰

大敗之以民之善射故也韓子御覽的

爰臂李廣為人長爰臂其善射亦天性唯子孫他人學

者莫能及漢書

十發十中後漢陳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筆

嶠書云寵射其秘法以天覆也咸參連為奇三微三小

三微為經三小為緯經緯相盻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

中戟支袁術遣將紀靈率步騎三萬攻劉備呂布遣人

招備并請靈等饗飲謂靈曰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

耳乃令植戟於營門彎弓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

當解兵不中留夾鬪布一發中戟支遂罷兵東雄記

貫手著夢太史慈美鬚髯後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孫



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橫琴慈引  
弓射之矢貫手著琴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具志  
射看魯南南徙州追騎至肅自樹看引弓射之矢皆洞  
貫騎度不能制乃相率還肅渡江上五十四  
發無不中魏舒字陽元少工射着常布八山澤每獵大  
獲為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為坐畫後值朋人  
少以舒克數於是發無不中加容範閑雅殆盡其妙舉  
坐愕然莫有敵者毓嘆謝曰吾之不足盡卿才有如此

射矣王隱晉書

三起三疊庾稚恭既常有中原之志傾注漢之力窮舟  
車之勢師次于襄陽大會參左陳其旌甲親投孤矢曰

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停

神射劉曜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於時稱為神

射記載

監刀前燕慕容翰字元邕晉成帝時北投宇文歸既而  
逃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遙謂追者曰汝可百步監  
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中者可來前也歸騎解刀監  
之翰一發便中刀鏗追騎乃散晉書

監箭百步慕容盛字道運遇盜陝中盛曰汝欲當吾鋒  
乎試監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  
當束身相授盜乃監箭盛一發中之盜曰即貴人之子

天中已

卷五十一

四



故相試耳資而遣之

不中為奇賈堅學弓三百餘烈祖以堅善射故親試之  
乃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堅使射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  
之時能令不中今已年老正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  
拂脊再一矢摩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能復中  
乎堅曰所貴者以不中為奇中之何難一發中之堅時  
年六十餘矣觀者咸服其妙十六國書  
百步射羨宜都王蕭儼字宣儼少善射常以塹的太闊  
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其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

十中南

陽州刺史濟州惲字文暢嘗與琅邪王瞻博射嫌其皮

潤乃摘梅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

夫過山南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群臣仰射山峯無  
能踰者文成帝彎弧發矢出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三  
十步遂刊石勒銘魏書

射宮銘宣武景明中幸鄴帝親射遠及一里五十步群

臣勒銘於射所後於河內懷縣親射矢一里五十餘步  
侍中高顯等奏聖武自天神藝夙茂巧會騶虞之節妙  
盡矍圃之儀威稜攸疊魁兕懾氣才猛所振勅愍弭心  
足以肅截九區赫服八字盛事奇跡請勒銘射宮

射至銘所魏北海王詳字季豫孝文自洛北巡詳嘗與  
侍中彭城王勰茲在輿輦陪侍左右至文成射銘所帝

天中記

卷之二

五



停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諸人皆去一二十步  
 唯詳箭及之帝拊掌欣笑遂詔勒銘親自為制此  
 射針孔宣武靈后胡氏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  
 能者罰之又自射針孔中之尋關口温水登鷄頭山  
 射象牙替一發中之

二婦擊賊神武迎蠕蠕公主還尔朱氏迎于木井北與  
 蠕蠕公主前後別行不相見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鷗應  
 弦而落妃引長弓斜射飛鳥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我  
 此二婦並堪擊賊此史后如傳  
 世載其德季遠賢之弟陵之後也當校獵于莎柵見石  
 于叢薄中以為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

石也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廣視有此事  
 今復尔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得獨擅其美  
 懸莎草豆盧寧字永昌嘗與梁公定遇於平涼川相與  
 肄射乃相去百步懸莎草以射之七發五中公定服其  
 能贈遺甚厚上

持帖不懼蕭琮字温文後梁明帝之子昭明曾孫也博  
 學有文義兼善弓馬遣人伏地持帖琮馳馬射之十發  
 十中持帖者亦不懼書  
 志射隋末有督君謨善閔目而射志其目則中目志其  
 口則中口有王靈智者學射於君謨久之曲盡其妙欲  
 射君謨獨擅其美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箭來輒截



之末後一矢君謨張口承之遂齧其鏑於是笑曰汝學射三年不教汝齧鏑法耳

金載雜組

緩箭強弓唐宋國公蕭瑀不能射太宗賜射俱不着梁歐陽詢作詩嘲曰急風吹緩箭弱手馭強弓欲高番覆下應西還更東十迴俱着地兩手併擎空借問誰為此多應是宋公後帝見此詩謂蕭瑀曰此乃四十字童疏也由是與詢有隙

啓類錄

長弓短箭張元一滑稽善謔時西戎犯邊則天欲諸武立功因行封爵命武懿宗統兵以禦之寇未入塞懿宗始逾邠郊畏懦而遁懿宗短陋元一朝之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高踰去賊七百里隈墻獨自戰忽然逢着賊

騎猪向南趨則天聞之初未悟曰懿宗無馬邪何故

猪元一解之曰騎猪者是夾豕走也則天乃大笑

詩本

三箭定天山薛仁貴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將行高

宗內出甲令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十札者卿

且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高宗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

時九姓令驍健數十人逆來挑戰仁貴發三矢射殺三

人餘皆請降擒其護葉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曰將軍

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唐舊

俱三十步唐殿中內供奉盧虞與李奮俱非稱善射者常三元禮射虞奮雖引滿射俱不及梁而墜互言其工拙奮戲曰奮與盧箭俱三十步左右不曉奮曰奮箭去



堞三十步盧箭去身三十步歡笑久之御史

馬上射兒玄宗東封徵突厥大臣扈從發都下至加會

頃時有兒起于御馬之前上引弓旁射獲之頓利發下

馬持免舞蹈曰聖神武超絕若天上則不知人間無也

土因令問饑否對曰仰觀聖武如此十日不食猶為飽

也續世說

風中鵝毛羽林將劉洪善騎射常對御使人於風中擲

鵝毛共連箭射之無有不中帝賞嘆厚賜馬天寶遺事

射空王栖曜善射嘗與文士遊虎丘寺平野齊日先以

一箭射空再發中之江東文士梁肅已下咸歌詠之南

新書天寶末逆將邢超然據曹州栖曜攻之超然乘城

今栖曜曰彼可取也一箭殞之城中氣懾遂拔曹州

三發連中肅宗初為忠王嘗與諸王射苑中矢三發連

中的觀者以為神

破竹宣宗幸苑中因顧仗外舍屋際有倚竹一竿可見

者止尺餘去御馬百步外遂命弓橫綜正扶矢曰朕以

法制威天下而黨羗窮寇敢來干我連年兵不解我今

射此竹卜其濟否左右聳觀上攘袖挽弓一發洞其竹

分而為二矢貫于外左右呼萬歲賀於馬前未踰月羗

果滅林語

射鷲石雉徐州人初討劉積水次見白鷲謂衆曰使吾

射中其目當成功一發如言帝聞下詔褒美



掛針韋李克用為李琢所敗亡入連鞞久之鬱鬱不  
得志人常懼其圖已因時時從其群豪射獵或掛針于  
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群豪皆伏以為神五代  
中鏡前唐莊宗時薛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劉信出勞  
之謂曰亞次聞有信否昭文曰天子新有河南未熟公  
名也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君還其語亞次當來較  
射於淮上也乃酌大卮望牙旗纛首百步謂昭文曰一  
發而中願以此卮為壽否則亦以自罰言訖而箭已穿  
矣

神箭王建次子元膺能射錢中孔嘗自抱盞毬擲馬上  
馳而射之無不中五代翰林學士毛文錫作賦美之元

膺曰窮措大畏此神箭否

外史 樽枕

兼中此用實崔仁真父詢天成中有蕃使假道來聘仍以  
弧矢大誇于其人武肅宴於龍山擊場酒酣因以酒瓶  
置射棚之上命蕃使射之蕃一發中瓶之實武肅命詢  
曰汝能養之乎詢曰詢雖不能願假王之威德請兼中  
箭竇以勝之遂授以親箭二一發中瓶之實再發中瓶  
之實蕃使慙服久之王大悅因賜金瓶併帛器以獎之

外史 樽枕

箭鏑連墜宋太宗時康保裔善騎射弋飛走不中嘗握  
矢三十引滿以射箭鏑相連而墜大服其妙宋史  
手助陳克咨字嘉謨真宗時舉進士第一工隸書善射

天中記



嘗以錢為的一發貫其小朱史克塔善射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耳陳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瀝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唯手熟爾陳笑而遣之金波遺事

發矢貫三范廷召善騎射嘗出獵有群鳥飛過廷召發矢並貫其三觀者駭異所至處禪射殆絕宋史月支曹于建白馬篇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耶鄢亭藝經云馬射左邊為月支三枚馬蹄三枚

御

五馭保氏掌教國子以五馭一曰鳴和鑾二曰逐水曲三曰過君表四曰舞交衢五曰逐禽左周禮作御乘雅作御寒哀作御呂覽世本造父師造父之師曰秦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秦豆氏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迺告之曰古語曰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趨趨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秦豆氏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趨廷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秦豆歎曰子何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列



節食量力造父善御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量力其馬力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也管子

日行千里周穆王王乘驂騮馱耳使造父為御日行千

里往見西王母史記

馬旁出延陵卓子乘蒼龍於翟文之乘前則有錯飾後

則有利鋸策則引之退則策之馬不得進後不得退

遠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列其脚造見之泣終日不食

因仰天而歎曰策所以進之也錯在前引所以退之

也利鋸在後韓子

世以為巧昔者主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為整齊

而歛諧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

樂進馳騫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世皆以為巧淮南

恣欲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恣欲於馬者

擅轡策之制也然馬驚於出羈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

轡策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羈也韓子

銜勒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

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

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善御馬正銜

勤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

而極千里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

無銜勒而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故曰御四馬者執六



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回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可赴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家語

千里之逐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申繩引而却之馬掩迹拊而發之彘逸出於竇中馬退而却策不能進前也馬駢而走轡不能正也子韓

腐索扞馬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慄慄焉若持腐索之扞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御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能也如之何其

畏也家語

馬佚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

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悅顏回退後

三曰物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駮曳兩服入于廐

聞之促駕召顏回問曰子何以知畢馬之佚也對曰

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

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

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

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

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上韓詩外傳同荀子謂問于顏

闔子謂東野稷見莊公顏闔云去

良御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



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東則馬失道矣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駢如舞非策之助也子孔

三易三後趙襄王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於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賢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速臣先則恐速于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在于臣尚何以調于馬此君之所以後也子韓

秋駕尹儒學御三年而無得馬私自苦痛常寢想之中夜寤受秋駕於師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受道

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儒反走

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南

去鞭策鉗且大丙之御除轡銜去鞭棄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耀而玄運電奔而鬼騰故不招指不咄叱騁若飛鶩若絕矢躡風追疾歸朝發棹桑日入落棠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夫

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襲喋奇事也上

乘雲入蜺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鶩况忽歷遠彌高以極往經紀山川蹈騰崑崙排閭

天中記



闔淪天門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鋏不能與  
之爭先是故大夫夫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四時為馬陰  
陽為御乘雲凌霄縱志舒節以馳大區今兩師洒道使  
風伯掃塵電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上游于霄霓之野  
下出于無垠之門劉覽偏照復守以全原  
良工夫馬者良工御之則和馴端正致遠道矣僕人御  
之則遲奔毀車矣民者譬之馬也堯舜御之則天下端  
正桀紂御之則天下奔於歷山下  
調車和馬夫御者馬體調乎車御心和乎馬則雖歷險  
至遠進退周旋無不如意雖有騏驎騶耳之良而使為  
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不御也春

數

九數大司徒六藝注數九數之計周官包犧氏始畫八卦  
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魏劉徽九章黃帝定三數為  
十等隸首因以著九章漢備五數夏侯  
數名十十謂之百十百謂之千十千謂之萬十萬謂之  
億十億謂之兆十兆謂之經十經謂之垓十垓謂之補  
十補謂之選十選謂之載十載謂之極有物者有事者  
紀於此矣過此往者則其數可紀其名未之或聞也夫  
數一為特侯奇隻二為再兩偶雙三為泰四為乘風俗  
數度數度之道以六為法數度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  
物莫細於毫是故立一毫以為度十毫為髮十髮為釐



十釐為分十分為十寸為尺備於六故先王以為天  
下用也賈誼書

堅亥山海經曰帝令堅亥步日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

選九千八百八十步堅亥右手把筭左手指青丘曰五

億十萬九千八百天地東西二億三萬二千三百一十億五萬

也里

載數之極一竹筭法曰萬萬穰為載數之極矣或問之

曰何以數之為載按孫子算經云古者積錢上至於天

天不能容下至於地地不能載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故

名曰載

筭物順性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筭數事物順性

之理也書曰先其筭命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

衍於萬其法在筭術宣於天下漢律歷志

九九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

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

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

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

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

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

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六也詩云先民有言詢

于葛藟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暮月四方之十

相携而並至說苑

天中記 卷四十一 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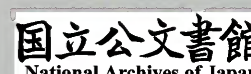


越王餘美晉安有越王餘美策長尺許白者似骨黑者似角云越王行海作美有餘弃之於水生焉苑異  
學美南郡宜城王子山剎泰山從鮑子真學美博物志  
玄妙玄菟曹元理嘗從其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困米志其石數子為計之元理以食筋十餘轉曰東困若干西困若干遂大署困門後出米西困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困不差圭合元理後歲復過廣漢廣漢以米數告之元理以手擊床曰遂不知鼠之珠米不如剎去面皮矣廣漢為之取酒鹿脯數片元理復美其資業曰何供饋之偏耶廣漢慙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曰姐上蒸純一頭厨中荔枝一棹皆可為設廣漢再拜

謝鼻自入取之盡日為歡其術後傳南季南季傳項瑄瑄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玄妙焉西京雜記

播豆驗覆趙達河南人治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効或難答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吳志  
屈指心計顧譚每省簿書未嘗下筭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吳志

鷄免筭鷄免筭國史譜紀之尚不明上下頭下下脚脚即折半下見頭除脚見脚除頭上是鷄下是免南齊書  
度度之起起於何答曰度之起起於忽忽是神垂口中





吐絲名也十忽為一絲十絲為一毫發蒙美經  
量量之起起於何答曰量之起起于粟粟是陰陽而生  
從六甲而出故六粟為一圭十圭為一抄上  
秤秤之起起於何答曰秤之起起於黍黍是三稜草子  
也十黍為一綮十綮為一銖上

相

異相傳言黃帝龍顏顙項戴午帝鬻駢齒克眉八采舜  
目重瞳禹耳三漏湯碎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陽周公  
背偻臯陶馬口孔子反羽斯十二聖者皆在帝王之位  
或輔主憂世蒼頡四目為黃帝史晉公子重耳此脇為  
諾侯霸蘇秦骨臯為六國相張儀此脇亦相秦魏項羽

重瞳云虞舜之後與高祖分王天下論

體小名高世人固有身虛而志立體小而名高者於聖

則否是以克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泰漏文王四乳然

則世亦有四乳者則駑馬一毛似驥耳上

聲浮色赤師曠見太子晉曰汝聲清浮汝色赤火色不

壽王子曰後三年上賓於帝汝慎毋言殃將及汝師曠

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周書

能相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

其二子馬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汝子穀也豐下必有

後於魯國左文

姑布子卿姑布子卿見趙簡子簡子徧召其子使相之

天中已

卷四十一

十一



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  
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母恤母恤至則子  
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  
子卿曰天所授也雖賤必貴簡子於是廢太子伯魯而  
以母恤為太子史記  
形狀末也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  
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  
頰其頭似堯其頸似皋繇其肩似子產然自腰已下不  
及禹者三寸纍然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而  
嘆曰形狀末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家史索隱  
引家語布姑子卿謂大

聖人不相蔡澤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百目之  
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  
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頰蹙膝聾吾聞聖人不相  
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所不  
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四十三  
歲矣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躍馬疾馳懷黃金之  
印結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歲亦足  
矣史記

非相古者有布姑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  
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  
不道也故相形不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



勝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故長短小大善亦形相非吉凶也蓋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楚之孫叔敖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棄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白公之亂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掌長短大小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焉仲尼之狀面如蒙俱周公之狀身如斷菑臯陶之狀色如削瓜閻天之狀面無見膚傳說之狀身如植鰭伊尹之狀面無須麋禹跳湯偏堯舜參牟子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耶首非相

驅方心圓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田之為人雖少文極亮直有丈夫節也吾欲以為相可乎荅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聞諸孫卿其為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面而甚疑其目王用之三月果以詐得罪孔對聲狼心大梁人對繆說秦始皇以并天下之計始皇從其冊與之亢禮衣服飲食與之齊同繆曰秦王為人隆準長目鸞膺豺聲少恩虎視狼心居約易以下人得志亦輕視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須得志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交游乃亡去論聽音聲有龍淵者桓帝時善相人也於聽音聲尤妙二



千石相者龍淵下床贊之令長起侍贊之自六百石以下皆坐而言之先相張濟當以財得三公濟常依淵以觀視有相者輒往來之會解瀆侯往相到門淵曰公當有至相何憂貧平侯去淵謂濟曰可厚事之濟遂往盡為償債別以數百萬修居置業桓帝崩無嗣解瀆侯入為天子曰濟遂至司空項氏始學篇註四十小厄朱建平善相術文帝為五官將坐上會客三十餘人文帝問已年壽又命徧相衆賓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當小有厄願謹護之後文帝皇初十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魏志

崑崙孝武李太后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為會稽王有三子繼天其後諸姬絕孕將十年乃令善相者遍相宮人時后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既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而有虎厄帝召侍後救寢兩龍據膝日月入懷生孝武及會稽王道子既登尊位服相者之驗而怪有虎害且生所未見乃令人畫作虎因以手打虎戲便患手腫痛遂以疾而崩西明錄龍行虎步初桓玄篡位妻劉氏尚書鮑之女也聰明有智鑒嘗見帝因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瞻視不凡恐不為人下宜早為之所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俗莫可待關隴平定然後議之宋書



飾冠宋長城僧願善相宗懿微時 曰謂宗君應為三  
州刺史後果鎮廣豫等州宋哉帝召見之取東冶囚及  
一奴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相願拊囚曰君多危難下  
階便應鉗鎖謂奴曰君下賤人暫得免耶南史  
日月相齊明帝脾上有赤痣常祕不傳江祐勸帝出以  
示人晉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土祖示之曰人皆謂此  
是日月相卿幸勿泄言洪範曰公日月之相在軀如何  
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悅南齊江祐傳  
頽有伏龍梁武帝初為司州刺史有沙門自稱僧暉謂  
帝曰君頂有伏龍非人臣也復求莫知所之梁書  
音聲侯相武帝起兵時呂僧珍一夜忽頭痛壯熱及明

而顙骨益大其骨法蓋有異焉又嘗語親舊曰吾昔在  
蒙縣熱病發黃時必謂不濟主上見語卿有富貴想必  
當不死俄而果愈及僧珍童兒時從學有相工歷觀諸  
生指僧珍曰此有音聲封侯相也後 武帝起義平東

昏封平國侯南兗州刺史

齊書

許負之術宣修容善許負之術曾正會登樓還語人曰  
太尉今年必當不濟時靖惠王宏尚康勝或以為不然  
曰行步向前氣轉殊下若其不尔不復言相至其年末  
靖惠王薨及昭明入朝又云必無嗣立之相俄而昭明

薨金樓

九州骨成梁宜豐侯修參軍陳晃善相人修因法會將

天口已

卷四二

下



晃自隨令相簡文有天下否晃言簡文九州骨成必踐  
帝位而地部過弱非但王畿感侵兼恐不得善終三國  
五寸小厄梁元帝初從劉景授相術因訊以年答曰未  
至五十當有小厄禳之可免帝曰苟有期會禳之何益  
及四十七為魏所滅南  
相不可憑庾喬子夔少聰慧家富於財好賓客食必列  
鼎又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夔必為方伯無餒乏  
之慮及魏尅江陵卒致餓死時又有水軍都督褚羅面  
甚尖危有從理人一口竟保衣食而終上朱建平善相鐘  
繇以為唐舉許負何以復加然相王肅年踰七十位至  
三公肅六十二終于終領軍耳史氏以為蹉跌吾以為

相不可憑也

不相念賢字盖盧為兒童時在學中讀書有善相者過  
學諸生竟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生曰男兒生死富貴  
在天也何遽相乎周書

臉薄顧凍東魏御史賈子儒善相太常卿崔暹引子儒  
潛觀齊王儒曰人有七天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  
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顧遠非帝王相也皇甫  
王又竊觀王於道曰此不作物會是垂涕者謂太原公  
洋三國  
典畧

相貌非當龐晃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結納及高祖去官  
歸京師晃迎見高祖於襄邑高祖甚歡晃因白高祖曰



公相貌非常名在圖錄九五之日幸願不忘高祖笑曰  
何妄言也項之有雌雉鳴於庭高祖命晃射之曰中則  
有賞然富貴之日持以為驗晃射而中高祖撫掌大笑  
曰此是天意公能感之而中也隋書

非人臣相郭弘道字大實善相謂隋高祖曰公天中伏  
犀下相接於眉此非人臣之相願深自愛高祖取弘道  
銀盆置之於地引弓射之謂弘道曰向言有驗當一發  
中之既發應弘而中弘道曰願公事驗之後賞金盆高

祖大悅唐書

四五得大官來和善相術同邵韓則嘗講和相謂之曰  
後四五當大官人初不知所謂則至開皇十五年五月

而終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為三五加以五月為四五  
大官槲也和言多此類著相經四十卷

頭目賤人乙弗弘禮善占相初刺史泗州薛大昇隋時  
當坐事沒為奴貞觀初與數人詣弘禮次至大昇曰君  
奴也欲何所相咸曰何以知之弘禮曰觀其頭自真是  
賤人但不知餘處何如耳大昇有慙色乃解衣視之弘  
禮曰看面不異前言占君自腰以下當為方岳之任其  
占相皆此類也貞觀末卒焉唐書

伏犀貫腦馬周詣袁天綱相綱曰馬侍御伏犀貫腦兼  
有玉枕又背如負物當富貴不可言近代以來君臣道  
合罕有如公者公面色赤命門色暗耳後骨不起耳無



根恐非壽者周後至中書今年四十八卒舊唐岑文本謂  
所親曰馬君論事會大切理無一言可損益曉之纒纒  
令人忘倦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  
恐不能久新

龜息必貴袁天綱相竇軌伏犀貫玉枕當于益州立功  
名果然又相李嶠曰睡則氣從耳出名龜息必貴錄  
貴人在舟袁客師常與一書生同過江登舟訖遍視中  
舟人顏色謂同侶曰不可速也遂相引登岸私語曰吾  
視舟中數十人皆鼻下黑氣大厄不久豈可知而從之  
但少留舟未發間忽見一丈夫神色高朗跛一足負杖  
驅驢登舟客師見此人乃謂侶曰可以行矣貴人在內

吾儕無憂矣登舟而發至中漣風濤忽起危懼雖甚終  
濟焉詢驅驢丈夫乃是婁師德也後位至納言焉錄  
預乞放杖孫思邈年百餘歲善醫術謂高仲舒曰君有  
貴相當數政刺史若為齊州刺史邈有一兒作尉事使  
君雖合吃杖君當憶老人言願放之後果如其言已剥  
其衣訖忽記憶遂放上

被落更揀張柬之任青城縣丞已六十二矣有善相者  
云後當位極人臣衆莫之信後應制策被落則天怪中  
第人少令於所落人中更揀有司奏一人策好緣書寫  
不中程律故退則天覽之以為奇才召入問策中事特  
異之即收上第拜王屋縣尉後至宰相封漢陽王



虎厄常處厚在開州也常有李潼崔冲二進士來謁留連百餘日會有過客西川軍將某者能相術於席上言李潼三日內有虎厄後三日處厚與諸客遊山寺自上方抵下方日已暮矣李先下崔冲後來冲大呼李云待冲來李聞待冲來聲謂虎至顛蹶陸下山趾絕而復蘇數日方愈及軍將迴謂李曰君厄過矣傳載占事若神常相袞之在福建也有僧某者善占色言事若神相國惜其僧老命弟子就學其術僧云此事天性非其造次為傳某嘗於相君左右見一人可教遍召得小吏黃徹馬相命就學老僧遂於閭室中置五色彩架令視之曰世人皆用眼力不盡淬熟看之旬日後

伴言其白者後半載看五色即洞然而得矣命之曰若聞中之視五綵迴之白晝占人因傳其方訣且言後代當無加也李忠公吉甫云黃徹之占表許之亞次也相隱市中五代錢鏐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多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斗牛間有王氣斗牛錢塘分也因遊錢塘占之在臨安遂以相隱市中陰求其人私謂起曰占君縣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曰此真貴人也召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國此人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

真將相李周盧嶽謂之曰吾少學星曆且工相人子方



順隆準眉目踈澈身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天象晉必有天下子宜留事晉以圖富貴上

言事多中術士崔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尤信重之以為北京巡官明宗為內衙指揮使重誨欲試玄豹乃使他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為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為神召至京師趙鳳諫曰好惡上所謹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傾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明宗遂不復召上

下獄相宋齊丘微時日者相之曰君貴不可言然亞夫

下獄相君實有之位極之日當早引退庶幾保全亦仁

登相位數載致仕復以大司徒就徵未幾坐陳覺譴干

紀事乃賜死南唐

足下龜文晉太常卿程遜足下有龜文嘗召相者視之

相者告曰君終有沈溺之厄其後使於浙右竟葬於海

魚之腹常讀李固傳云固足履龜文而位至三公卒無

水害同事而異應也王堂足履龜文者二千石相書

耳白於面歐公嘗曰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

下唇不着齒無事得誇其言頗驗伊池筆記

眼似王敦李承之在仁宗朝官州縣因邸吏報包拯拜

表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無能為



今知鄞縣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邵氏錄

得龍一體慶曆中河南道士許衆妙善相以為曾魯公

脊骨如龍王荆公目睛如龍蓋人能得龍之一體者皆

貴極人爵見豫章人黃庠手曰左手得龍爪雖得魁天

下而不仕若右手得之則貴矣庠果為南省第一未及

廷對而死老茶庵筆記

跛履嘶聲蕭注臨江新喻人熙寧中上殿奏對上問今

臣僚中孰貴曰文彥博其次韓琦又問王安石何如注

曰牛形人任重而道遠又一說云裕陵問文彥博跛履

韓琦嘶聲何為皆貴注曰若不跛履嘶聲陛下不得而

臣問韓絳王安石馮京注云安石牛耳虎頭視物如

射徑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絳得和氣多清志

骨相所招東坡自謫海南歸人有問其遷謫艱苦者坡

荅曰此乃骨相所招少時入京師有相者云一雙學士

眼半箇配軍頭異日文章當知名然有遷徙不測之禍

今日悉符其語瑞桂堂暇錄

百日伯主蜀人云李順敗后逃至刑渚入一僧寺有僧

熟視曰汝有異相當為百日偏伯之主何自在此汝宜

急去今年不死尚有數十年壽又云方順之作有術士

拆順名曰是一百八日有西川耳安能久也如期而敗

老學庵筆記

天中記

卷五十五

五



論心相形不如論心心相有三十六善不近小人不志  
故舊不念舊惡常行陰德之類三十六善全有位極人  
臣諺曰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青箱雜記  
貴人福三貴人之福有三愛談清虛常親文史衣不嫌  
舊食無重味此修福貴人志願許曰出氣義邁倫好賢樂  
善急流勇退此積福貴人廣務華飾慣為奢侈多歡少  
憂深居簡出此享福貴人又云文人似武必率武人似  
文必執畧舉此數事則知相非止於氣色形神今之議  
相徒啓其僻心增其妄想爾後荀子有云擇術之謂也

畫品

畫廣雅云畫類也爾雅云畫形也說文云畫畛也象田  
畛畔所以畫也釋名云畫掛也以彩色掛象物也  
存形陸士衡云丹青之興比雅頌之述作夫大業之馨  
香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大於畫

六法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  
三曰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  
模移寫畫品

成化助倫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  
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古先聖王受命  
應籙則有龜字效靈龍圖呈寶自巢燧已來皆有此瑞  
迹映乎瑤鈴事傳乎金冊庖犧氏發於滎河典籍圖



畫萌矣黃軒氏得於溫洛中稿蒼頡狀焉

歷代名畫記

觀畫曹子建云觀畫者見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見三季  
暴主莫不悲惋見篡臣賊嗣莫不切齒見高節妙士莫  
不忘食見志節死難莫不抗首見放臣斥子莫不歎息  
見淫夫妬婦莫不側目見令妃順后莫不嘉貴是知有  
乎於畫者盡也

圖畫之宗世本云史皇作圖黃帝臣也其唐虞之文章  
夏后之鼎象則圖畫之宗焉其後繪事逾精丹青轉妙  
畫難易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大  
馬難孰易者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且暮齧於  
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屬於前故易之也

周公輔成漢孝武帝欲以鈎弋趙婕妤少子為嗣命大

臣輔之惟霍光任重大可屬社稷乃使黃門畫者畫門

公輔成王朝諸侯以賜光

圖畫見聞誌

案圖召幸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  
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  
奴入朝求美人為閔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  
見貌為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  
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  
市籍其家資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為人形醜好  
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為牛馬  
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



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京西  
觀古圖畫成帝遊於後庭欲以班婕妤好同輦載婕妤好辭  
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  
嬖倖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  
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圖畫見  
足指畫獸張衡字平子昔建州蒲城縣山有獸名駭神  
豕身人首狀貌惡百鬼惡之好出水邊石土平子性寓  
之獸入潭中不出或云此獸畏畫故不出可去紙筆即  
去之獸果出乎子拱手不動替以足指畫獸今號曰巴  
獸潭歷代名畫記  
三美靈帝詔畫記 邑畫赤泉侯伍代將相於省兼命為證

及書畫善畫與讚皆擅名於代時稱三美東觀漢記  
有講學圖小列女圖傳於代名畫

雲臺北風漢桓帝時人劉褒曾畫雲臺閣一作雲人見  
之覺熱又畫北風人見之覺涼官至蜀太守孫暢之述  
為夷作圖蜀南夷其俗徵巫鬼好盟誼投石結草官常  
以盟記要之諸葛亮乃為夷作圖先畫天地日月君長  
城府次畫神龍及牛馬駝羊後畫部主吏乘馬蓋遠  
行安卹又畫夷牽牛負酒賣金寶請之以賜夷夷甚重  
之

嚴季像湯脩字德祖有俊才與陳思王友善善畫有  
京圖嚴君平像吳季札像並晉明帝題字傳於代上



異迹畫蠅吳曹不興畫屏風墨落點素因就畫為蠅孫  
以為真以手拂之吳興張彥遠名畫記云或以為楊

將  
畫龍若其曹弗興嘗於溪中見赤龍矢矯波間日寫以  
獻孫皓皓賞激珍藏之至宋文帝時累月旱曠祈禱無  
應於是取弗興龍置水傍應時兩足陳朝謝赫善畫  
嘗閱秘閣歎伏曹不興所畫龍首以為若見真龍尚畫  
見形廢宅鍾會是有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苟有寶  
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會善書學荀手迹作書  
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荀勗知是鍾而無得也思所以  
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待移生

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像衣冠狀貌如  
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動宅遂空廢世孔氏志怪曰于  
時咸謂勗之報會過于所失彼此書畫巧妙之極  
畫聖抱朴子云衛協張墨並為畫聖孫鴻之上林苑圖  
協蹤最妙嘗畫七佛圖不點眼睛人或疑而有請協謂  
不爾即恐騰空而去顧愷之以丹青自名獨慎許可謂  
七佛與烈女圖備而有情勢毛詩北風圖巧密於情思  
而自以所畫為不及謝赫云古畫皆畧至此始精六法  
頗為兼善雖不備該形似而有氣顏陵跨群雄曠代絕  
筆在第一品曹不興下張墨荀勗上名畫記

好畫戴安道就范宣學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抄



書亦抄書唯獨好畫范亦為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  
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世以為有益始重畫世說  
過江第一晉王廙字世將苦屬詞攻書畫過江後為晉  
朝書畫第一音律衆妙畢綜元帝時為左衛將軍封武  
康侯時鎮軍謝尚於武昌樂寺造東塔戴若思造西塔  
並請廙畫廙畫為晉明帝師書為右軍法時右軍亦學  
畫於廙廙畫孔子十弟子贊云余兄子羲之幼而岐嶷  
必將隆余堂構今始年十六學藝之外書畫過目便能  
就余請書畫法余畫孔子十弟子圖以勵之嗟爾羲之  
可不勗哉畫乃吾自畫書乃吾自書吾餘事雖不足法  
而書畫固可法欲汝學書則知積學可以致遠學畫可

以知師弟子行已之道名十五

誤筆成牛王獻之善丹青祖溫使畫扇筆誤落因就書

一鷓駝牛甚妙晉書子敬又書駝牛賦於扇上此扇義

熙中尤在名畫記

古來未有顧愔之字長康小字虎頭多才藝尤工丹青  
傳寫形勢莫不妙絕世說云謝安謂長康曰卿畫自生  
人以來未有也又云卿畫若顧顧常悅一隣女乃畫女

於壁當心釘之女患心痛告於長康拔去釘乃愈搜神

思江陵美女畫像顧虎頭為人畫扇作阮籍嵇康都不

點眼睛送還扇主曰點眼睛便能語俗顧云畫人四  
體妍媸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世說



登樓去梯顧凱之建層樓為畫所疾風暴兩烈暑祁寒  
並不下筆炎涼皆遇天地明朗時乃染毫登樓去梯妻  
子罕見品畫

六法為備宋陸探微善畫明帝入謂畫有六法探微  
衛協得法為備平生多愛圖古聖賢像唐張彥遠謂體  
運道舉風力頓挫一點一拂動筆新寄固自不凡矣

扇畫蟬雀顧景秀武帝嘗賜何戢蟬雀扇是景秀畫後  
戢為吳興太守齊高帝求於畫扇戢持獻之陸探微顧  
寶光見之皆歎其巧絕扇畫蟬雀自景秀始也名畫記

畫獅止瘧顧光寶能畫建康有陸溉患瘧經年光嘗詣  
溉卧前謂光曰我患此疾久不得療矣君知否光寶曰

不知即伏室命筆以墨圖一獅子於外戶榜之謂

曰此出王便靈異可虔誠致禱明日當有驗溉命張

外遣家人焚香拜之已而是夕中夜戶外有窸窣之

良久乃不開明日所畫獅子口中臆前有血淋漓及于

戶外皆點焉溉病乃愈時人異之八朝窮怪錄

制木方丈謝莊字希逸性多巧思善畫制木方丈圖夫

下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合之則寓內為

一作畫琴帖序自序其畫云名畫記

畫姬愈病劉瑱字士溫繪弟也文藻篆隸丹青並為當  
時所稱時有榮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並為當  
世第一瑱妹為齊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齊明帝所



誅妃追傷遂成痼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雋善寫人面與瑱不別瑱乃令雋畫王形像併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瑱乃密使媼妳示妃妃視畫仍嗔之因罵曰故宜其早死於是情遂歇病亦痊除此妃亦被廢苦因即以此畫焚之南史一

**三絕**

元帝初為荊州刺史起州學宣尼廟嘗置儒林

參軍一人勸學從事二人生三十人加稟餼帝工書善

畫自圖宣尼像為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南史元帝

嘗畫聖僧武帝親為作讚任荊州刺史時畫蕃客入朝

圖帝極稱善書又畫職貢圖并序外國貢獻之事南史

寫真知名武烈太子方等偏能寫真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即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姓名矣

扇圖山水蕭贲字文與好學有文才能善書於扇上

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暹於慎不傳自娛而已南史十四

栢堂畫聖梁張僧繇吳人也江陵天皇寺明帝置內有

栢堂僧繇畫盧舍那佛像及仲尼十哲帝怪問釋門內

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

下寺塔獨此殿有宣尼像乃不毀拆名畫記

畫鷹止鵠潤州興國寺苦鳩鴿棲梁上穢汗尊容張僧

繇乃東壁上畫一鷹西壁上畫一鵠皆側首向簷外看



自是鳩鵲等不復敢來

朝野僉載

龍不點眼張僧繇于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眼睛每

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為妄誕因請點之因為落筆才及

二龍果雷電破壁二龍乘雲騰上天未點眼者見在初

吳興圖青溪龍僧繇見而鄙之乃廣其象於龍泉

亭其畫留在秘時未之重至太清中雷震龍泉亭遂

失其壁方知神妙

名畫記

畫龍湖間鄞縣大梅山頂有梅木伐為會稽禹廟之梁

張僧繇畫龍十其上夜或風雨飛入鏡湖與龍鬪後人

見梁上有水淋漓始駭異之以鐵索鎖于柱

四明圖經

三祖晉宋以來以顧長康陸探微張僧繇為畫家二祖

錄

像人之美張得其肉陸得其骨顧得其神妙

各畫記

二絕顧野王字希馮宣城王為揚州刺史野王及琅邪

王褒並為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好丹青善圖寫王

於東府起齋乃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為

二絕陳書尤工畫草虫

畫妖後魏元兆能行法治病有軍士女為物所憑兆曰

此畫妖也天下有至神之妖至靈之怪有在陸之精在

水之魅以法治之乃廣化寺壁畫鬼魅

并登博物志

蒼鷹北齊廣寧郡王博涉多才藝常於廳壁畫蒼鷹觀

者疑其真鳩雀不敢近

名畫記

二絕楊子華常畫馬於壁每夜嘗聞蹄齧長鳴如索水

天中記

卷之四十五

三十五



草聲圖龍於素卷舒之輒雲氣縈集世祖重之使居禁  
中天下號為畫聖非有詔不得與外人畫時有三子冲  
善恭通神號為二絕名畫記李嗣真  
古畫品  
闔雀如生劉殺鬼與楊子華同時世祖俱重之畫闔雀  
於壁開帝見之以為生佛之方覺錫賚巨萬名畫  
記  
畫閣江山隋展子虔歷北齊周至隋為朝散大夫而所  
畫畫閣雖一時如董展不得以窺其妙寫江山遠近之  
勢尤工故咫尺有千里趣繪圖  
寶鑑  
畫外有情董展字伯仁汝南人少藝稱御里號為知  
海尤長於畫雖無祖述不愧前賢風德名流見者  
與展子虔齊名魯作道經變相為時所稱自非書

情參靈酌妙入華胥之化人同遊何以臻此

嗣真云董展同品董有展之車馬展亡董之畫閣名畫  
記

蛟蝶圖唐滕王元嬰善畫蜂蟬燕雀驢子水牛曾見

本能巧之外曲盡情理名畫  
記史傳不載惟張彥遠歷代

名畫記中書之及觀王建宮詞云內中數日無宣喚傳

得滕王蛟蝶圖乃知其善畫也見聞  
志嗣滕王湛然善畫

花鳥畫螭官圖繪  
寶鑑

輝映前古闔立德父毗在隋以丹青得名與弟立本齊

名立本嘗寫秦府十八學士凌烟閣功臣等悉皆輝映

前古時人咸稱其妙上李嗣真云大安博陵難尼難弟

自江右陸謝云亡見朝子華長逝象人之妙實為中興

天中心



至如萬國來庭奉塗山之玉帛百蠻朝貢接應門之序  
位折旋矩規端簪秦芴之儀魁詭譎怪鼻飲頭飛之俗  
莫不盡該豪末備行精神談賓錄立本至荊州視張僧繇  
舊跡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佳手明日  
又往曰名下足無虛士坐卧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

去劉賓客嘉話

畫鶴一絕蘇稷字嗣通畫蹤如闌立本尤善畫花鳥人

物雜畫畫鶴知名屏風六扇鶴樣自稷始也名畫記今秘

書省有畫鶴時號一絕書斷秘書省內落呈石畫鶴

賀知章草書即餘令鳳相傳號為四絕元和中常公武

為校書郎挾澤中鶴一眼詩人乃謂之五絕南齊

既獄變相張孝師為驃騎尉善畫嘗死而後生故畫

獄相為尤工吳道元見之因效為地獄變相圖繪寶鑑

前身畫師唐王右丞維家於藍田玉山遊止朝川兄弟

以科名文學冠絕當代故時稱朝廷左相筆天下右丞

詩者也其畫山水松石蹤似具生而風標特出今京都

十福寺西塔院有掩障一畫楓成一圖朝川山谷鬱盤

雲水飛動意出塵外怪生筆端嘗自題詩云夙世諺詞

客前身應畫師慈恩寺東院王維與畢庶十鄭廣文各

畫一小壁時號三絕故吏右丞宅有壁圖山水兼題記

亦當時之妙也畫斷王維嘗至招國坊庾敬休宅見壁

有畫奏樂圖維熟視而笑或問其故維曰此霓裳羽衣



曲第三疊第一拍好事者集樂工驗之無一差者補 國史

五馬突二寧王善畫馬開元後花萼樓壁上有六馬滾

塵圖內明皇最眷愛王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鬃霧

鬣信備如也後壁上惟有五馬其一失去信知神物持

與變化俱也龍城錄

既馬皆師韓幹藍田人天寶中召入供奉上令師陳閱

畫馬怪其不同詔因詰之奏云臣自有師陛下所廐馬

皆臣之師也上甚異之畫幹開居之際忽有一人朱衣

玄冠而王幹問曰何得及此對曰我鬼使也聞君善圖

良馬願賜一匹幹立畫焚之數日因出有人揖而

蒙君惠駿足免為山川跋涉之勞亦有以斷効明

人送素纈百疋不知其來幹收而用之獨異志建中初會

有人牽馬訪醫稱馬患脚以二十求治其馬毛色骨相

醫未嘗見笑曰君馬酷似韓幹所畫者真馬者固無也

因請馬主遠市門一匹馬醫隨之忽值韓幹幹亦驚曰

真是吾設色者乃知隨意所匠必真會所肖也遂摩挲

馬若歎因損前足幹心異之至舍視其所畫馬本脚有

一點了缺方知通靈矣馬醫所獲錢用歷數主乃成

沈錢西陽雜俎玄宗好大馬御廐至四十萬遂有沛父大馬

命王毛仲為監故使燕公張說作駟牧頌時主好藝韓

君間生遂命悉圖其駿則有玉花驄照夜白等時岐薛

廐皆有善馬幹並圖之遂為古今獨步祿山



之亂沛馬種遂絕名盡嘉祐中有使江南者渡采石

牛渚磯風大作不可渡於是禱中元水府祠是夕夢神

告留馬當相濟既寤獻所藏韓幹馬已而風止乃渡

宋史張壹周昉皆工士女韓幹畫馬戴嵩工牛或問曰

何以但舉韓幹而不言曹霸止引戴嵩而弗稱韓滉

答曰韓師曹將軍戴法韓晉公但舉其弟可知其師

也至如曹鑿暨猶子鸚皆善畫馬但取其尤著者明

之難即逾舉也

世俗見馬即命為曹韓常見即命為韓滉戴嵩甚

可笑諺云牛即戴嵩馬韓幹則杜荀象印章得

也



一日之跡明皇天寶中忽思蜀道嘉陵江水遂假吳生  
驛駟令往寫貌及回日帝問其快奏曰臣無粉本並比  
在心造于大同殿圖之嘉陵江三百餘里山水一日而  
畢時有李思訓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壁累月方  
畢明皇云李思訓數月之二吳道子一日之跡皆極其  
如也

明日雜  
錄畫斷

通神佳手玄宗召李思訓畫大同殿壁兼掩障異日因  
奏對詔云卿所畫掩障夜間水聲通神之佳手也  
三絕蘇虔善畫山水腕墨對披老硬黃荜山水有法虔  
者好書嘗自寫其詩并

明皇明皇書其尾曰鄭虔



三絕 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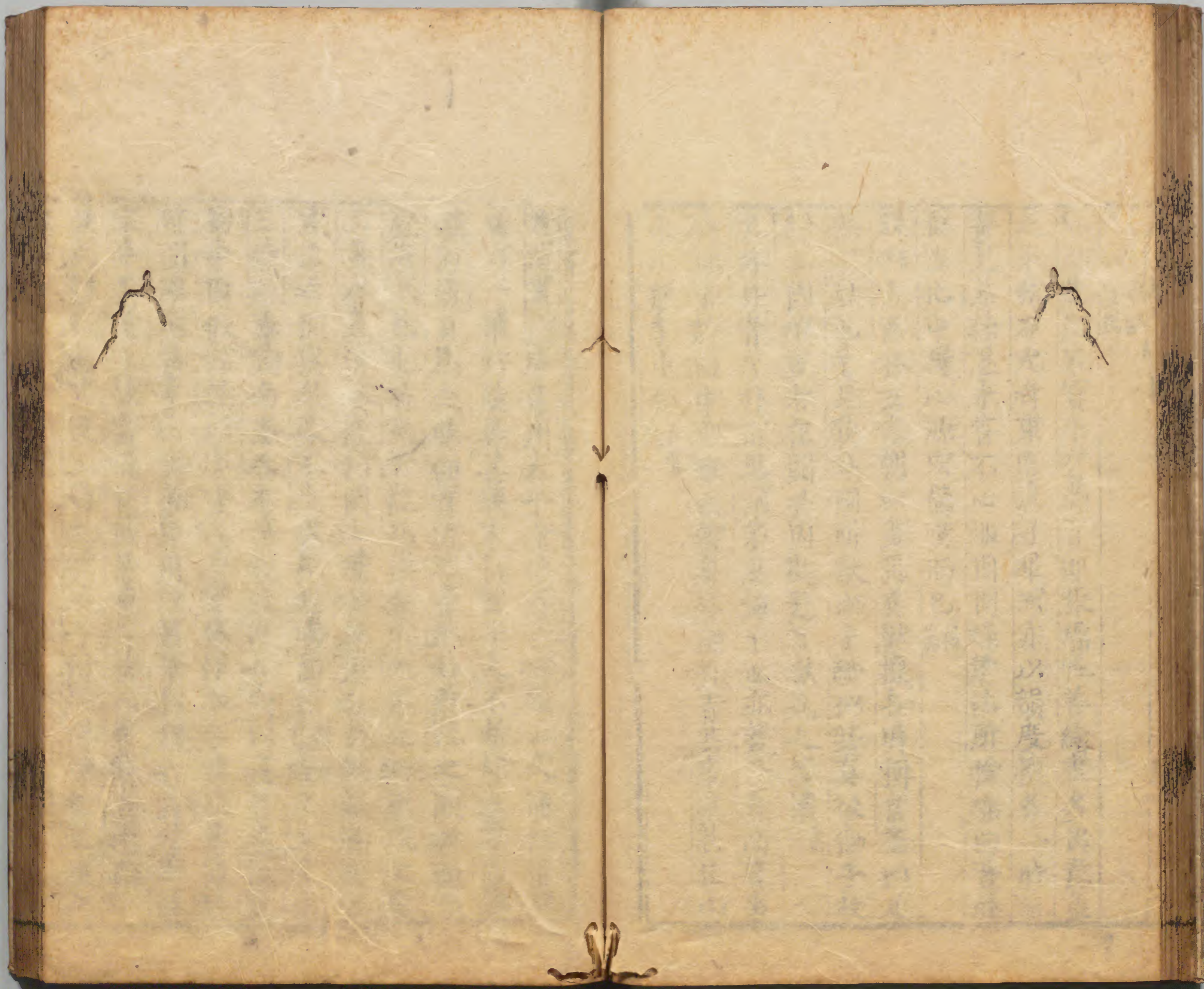
外師造化天寶中有尚書郎張璪性善繪畫多出意象之表松石尤奇東宮庶子畢宏亦以韻度擅名一時然每見藻翰墨未嘗不心服因問璪筆法所授璪曰吾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宏驚嘆而已 寓

貌獅常無益玄宗朝以畫馬異獸擅名時稱常畫四足無不妙也嘗見貌外國所獻獅子酷似其真後獅子放歸本國唯畫者在圖時因觀覽百獸見之皆懼 畫

身外丹青李林甫思訓弟思誨丁也亦善丹青高詹事與林甫詩曰中興唯白雲身外即丹青其畫迹甚佳山

水小類李中舍 名畫







清濟貫河唐常州太平寺中有一徐處士友能作清濟  
貫河一筆紆繞尋其端末長四十大不斷却立而觀濤  
瀾河湧目為之眩仰首近之凜然若飛流之濺於面而  
覺有寒色也時楊公觀而讚矣賞之不已畫宋戚文秀  
工畫水畫清濟灌河圖一筆長五丈自邊際起通貫於  
波浪之間與衆豪不失次序超騰回摺圖繪寶鑑  
三時山張詢南海人不第後流寓長安以畫自適後至  
蜀中因假館於昭慶寺為僧梵休作早午晚三景圖於  
壁間率取吳中山水氣象用以落筆烏謂之三時山信  
宗幸蜀見之歡賞彌日盖早晚二景人皆能為之而午  
景為難狀也其後王蜀主欲遷于所居與棟相連移之



則損於是遂止  
山水訣荆浩河內人自號洪谷子博雅好古以山水專  
門頗得趨向善為雲中山頂四面峻厚自撰山水訣一  
卷嘗語人曰吳道子畫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  
無筆吾嘗采二子所長成一家之跡故闕全北面事之  
世論荆浩山水為唐末之冠蓋有筆無墨者見落筆蹊  
徑而少自然有墨無筆者去斧鑿痕而多變態  
畫孔雀邊鸞京兆人攻丹青最長於花鳥折枝之妙古  
所未有窮羽毛之變態奮春華之芳麗貞元中新羅國  
獻孔雀解舞德宗召於玄武殿寫貌一正一背翠彩生  
動金鈿遺妍若運清聲宛應繁節

畫

斷畫

畫松  
畫商郎中愛畫松石時畢宏官至庶子亦善畫松  
樹水石時人云劉郎中松樹孤標畢庶子松根絕妙  
畫出象外王宰者家於西蜀貞元中常舉以客禮待之  
畫山水樹石出於象外於興善寺畫四時屏風若移造  
化風候雲物八節四時於一座之內妙之至也

上

雪詩圖鄭谷有雪詩云亂飄僧舍茶煙濕密灑歌樓酒  
力微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時人多傳誦  
之段贊善善畫因採其詩意景物圖寫之曲盡瀟灑之  
思持以贈谷谷珍頌之復為詩寄謝

見聞志

畫鷗止栖

江南道士屬歸貞善畫牛虎燕工鷲禽雀竹

綽有奇思嘗遊洪州信果觀有三官殿夾紵塑像是玄



宗時所作體製妙絕當被雀鵠糞穢其上歸貞畫一鵠  
於壁間筆跡奇絕自此雀鵠無復栖上王堂閑話  
墨竹李夫人西蜀名家善屬文尤工書畫郭崇韜伐蜀  
得之夫人以崇韜武弁常鬱悒不樂月夕獨坐南軒竹  
影婆娑可喜即起揮毫濡墨模寫窓紙上明日視之生  
意具足或云自是人間徃徃效之遂有墨竹

畫猶德中何尊師喜戲弄筆墨工作花石尤以畫猫  
專門凡猫寢覺行坐聚戲散走伺鼠捕禽澤吻摩牙無  
不曲盡其態度嘗謂猫與虎獨有耳大眼黃不相同云  
畫鷄南唐梅行再思善畫人物牛馬最工於鷄以此名世號曰梅家鷄為闔鷄尤精其赴敵之狀昂然而來

竦然而待磔毛怒瘦莫不如生至於飲啄閑暇雌雄相  
將衆雛散漫呼食助叫態度有餘曲盡赤憤之妙梅  
行思江南人攻畫闔鷄至于瓜起項引迴環相擊宛有  
角勝之勢畫評陳康肅家籠鷄一軸號為神絕見暉志  
牡丹奪真梁于兢善畫牡丹幼年從學因覩學舍前檻  
中牡丹盛開乃命筆做之不淡旬奪真矣後遂酷思無  
倦勤必增有人贈詩曰看時人步澁展處蝶爭來見聞志  
重鑿別梁劉彥齊善畫竹為時所稱世族豪右重鑿別  
其所藏名迹不啻不卷每暑伏曬曝一一親自卷舒終  
日不倦能自品藻無非精當故當時識者皆謂唐朝吳  
道子手梁朝劉彥齊眼也上



六鶴殿黃筌字要叔善畫花竹翎毛兼工佛道人物山川龍水全該六法遠過三師孟蜀後主廣政甲辰歲淮南通聘信幣中有生鶴數隻蜀主命筌寫鶴於偏殿之壁警靈者啄苔者理毛者整羽者啖天者翹足者精彩態體更愈於生徃徃生鶴立于畫側蜀主歎賞遂目為六鶴殿焉先是蜀人未嘗得見生鶴皆傳薛少保畫鶴為奇筌寫此鶴之後貴族豪家竟將厚禮請畫鶴圖少保自此聲漸熾矣時諺云黃筌畫鶴蘇稷減價益州畫錄八卦殿廣政癸丑歲新構八卦殿藻井之上輪排八卦故以號焉景命筌與其子于四壁畫四時花竹兔雉鳥雀其年冬景御斯殿有五坊節級羅師進呈雄武

進者白鷹其鷹見壁上所畫野雉雜講齋舉再三臂者不能制遂縱之直入殿搏之景絕賞良父曰昔聞其事今見其人遷令所進呈者引退無至搦損茲壁召其學士歐陽炯作八卦殿畫壁記仍付史館以表能事又寫白兔於繡素蜀主常懸坐側見開志益州畫錄趙元長字慮善仕孟蜀國破赴闕配文思院為匠人常備禁中之役畫馴雉於御座會五坊人按鷹有雜講欲舉者上命縱之入殿字以搏畫雉上驚賞以之畫評鍾馗樣昔吳道子畫鍾馗衣藍衫鞞一足眇一目腰笏巾首而蓬髮以左手捉鬼以右手抉其鬼目筆迹遒勁實繪事之絕格也有得之以獻蜀主者蜀主甚愛重之



常挂卧内一日召黃筮令觀之筮一見稱其絕手蜀主  
因謂筮曰此鍾馗若用拇指指其目則愈見有力試為  
我改之筮遂請歸私室數日看之不足乃別張絹素畫  
一鍾馗以拇指指其鬼目翊日并吳本一時獻上蜀主  
問曰向止令卿改胡為別畫筮曰吳道子所畫鍾馗一  
身之力氣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拇指以故不敢輒  
改也臣今所畫雖不追古人然一身之力併在拇指是  
敢別畫耳蜀主嗟賞之仍以錦帛蓋器旌其別識見開志  
每年杪冬末旬翰林攻畫鬼神者例進鍾馗焉丙辰歲  
忠義進鍾馗以第二指挑鬼眼睛蒲師訓進鍾馗以毋  
指刺鬼睛二人鍾馗相似唯一指不同蜀王問此畫孰

為優劣筮以師訓為優蜀王曰師訓力在毋指忠義力  
在第二指二人筆力相敵難議昇降並厚賜金帛益州畫錄  
術畫孟蜀有一術士稱善畫蜀主遂令於庭之東隅畫  
野鵲一隻俄有衆禽集而噪之次令黃筮於庭之西隅  
畫野鵲一隻則無有集禽之噪蜀主以故問筮對曰臣  
所畫者藝畫也彼所畫者術畫也是乃有噪禽之異蜀  
主然之宋初有道士陸希直者每畫花一枝張於壁聞  
則蜂立至向使邊黃徐趙輩指筆定無來蜂之驗此  
抑非眩惑取功沽名亂藝者乎至於野人騰壁美女下  
墻禁五彩於水中起雙龍於霧外皆出方術怪誕推之  
畫法闕如也故不錄見開志王耕善畫而牡丹最嘉春張



于庭蕪間則蜂蝶萃至本業文因畫所掩竟不成事蘇  
頭足兩展黃筌飛鴈頭足皆展不知飛鳥縮頭則展足  
縮足則展頭無兩展者沈

圖扇誤取至元後精于圖畫嘗畫一扇于齋中壁上客

至家誤取之吳越

修理神足甲寅歲春未蜀王或夜夢一人破帽故襪龐

肩大目方頤廣額立于殿階跂一足曰請修理之言訖

寢覺翌日因檢他籍見此古畫是前夕所夢者神故絹

穿損畫之左足遂命蕭師訓令驗此畫是誰之筆師訓

對云唐吳道玄之筆曾應明皇夢云痞者神也因令

修此足呈進後蜀王復夢前神謝曰吾足履矣上意為

崇即命焚之益州

畫海水董羽字仲翔善畫魚龍海水其汹涌瀾翻只尺

汗漫莫知其涯涘也圖繪

得山神氣董源事南唐善畫山水樹石幽潤峯巒清潔

得山之神氣上

得山體貌李成字咸熙唐宗室世業儒宮與於畫師閑

全兄煙雲變滅水石幽閒樹木蕭森山川險易莫不曲

盡其妙議者謂得山之體貌為古今第一上

婦人寫照五代婦人童氏江南人工道釋人物當時縉

紳家婦女往往求寫照焉有文士題童氏畫詩云林下

材華雖可尚筆端人物更清研如何不出深閨裡能以



丹青寫外邊 所畫六隱圖記范蠡至張志和等六人

乘舟而隱居者山水樹石人物如豆許甚可愛畫雲烟

過眼云不知六隱故實為何事見宣和畫譜

墨竹蘇子瞻作墨竹從也一直起至預米芾問何不逐

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畫生運思清拔出於文同與可

作成林竹甚精子瞻作枯木枝幹虬屈無端石皴硬亦

怪怪奇奇無端如其胸中盤鬱也畫

集古名手李公麟字伯時號龍眠居士博覽法書名畫

故悟古人用筆意作書有晉宋風格繪事集顧陸張吳

前世名手所善以為已有專為一家論者謂鞍馬愈

後追吳道玄山水似李思訓人物似韓滉蕭西似

王維當為宋畫中第一照映前古者也鑑互見馬部

菩薩竹程室字公明善畫墨竹好畫鳳尾竹又登義眉

山見菩薩竹有結花於節外之枝者茸密如裘即寫其

形於中峯乾明寺僧堂壁間儼如生也又象耳山有苦

竹紫竹風竹兩竹好事者已刻之石畫

桃溪蓼岸宋宗室婦曹氏善丹青所畫皆非優柔軟媚

取悅兒女子者真若有得于遠覽見江湖山川間勝槩

以集於筆端耳嘗畫桃溪圖蓼岸圖極妙有品題者云

詠雪才華稱獨秀回紋機杼更誰如如何寫鳳鴛鴦吾

畫得桃溪蓼岸圖由此益顯其名宣和畫譜

猥後吳郡顧士端出身湘東國侍郎後為鎮南府刑獄



參軍有子曰庭西朝中書舍人父子並有隸書之藝尤  
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懷羞恨彭城劉岳橐之子也  
仕為驃騎府管記平氏縣令才學快士而畫絕倫後隨  
武陵王入蜀下牢之敗遂為陸護軍畫支江寺壁與諸  
工巧雜處向使三賢直運素業豈見此耻乎顧氏家訓  
畫師見羞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花池中有異  
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四詔座者為詠召閣立本令  
寫焉時閣外傳呼云畫師立奉時已為主爵即中奔走  
流汗俛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媿赧退誠其  
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墻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  
丹青見知躬新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誠勿習比末

伎

金軸見別王居永寧里蓄法書名畫以金玉為

鑿垣貯之重復固秘及被誅為人破垣剔取金玉而棄  
書盡於道且王播元載之禍書盡於胡椒無異長輿

元凱之病錢儼與傳癖何殊名雖不同其惑一也李義安金

石錄序容齋隨筆無此二句昔肅繹江陵陷沒不惜國亡而毀裂書

畫楊廣江都傾滅不悲身死而復取圖書豈人性之所  
嗜主死不能忘之矣上

畫龍自昔秦龍氏歿龍不復擾所謂上飛于天晦隔層  
雲下歸于泉深入無底人不可得而見也畫龍惟五代  
四明僧傳古大師其名最著畫龍者析出三停分成九



似窮游泳蜿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仍要駿鬣肘毛  
筆盡性快直自肉中生出為佳也凡畫龍開口者易為  
巧合口者難為功畫家稱開口曰猫合口龍言其兩難  
也見開志

丹青之病三代已前人皆跣足三代已後始服木屐伊  
尹以草為之名曰秦世參用絲革靴本胡服趙靈王  
好之制有司衣袍者宜穿皂靴唐代宗朝令宮人侍左  
右者穿紅錦靴凡在經營所宜詳辨如閻立本圖  
昭君妃虜戴帷帽以據鞍王知慎畫梁武南郊有衣冠  
而跨馬殊不知帷帽創從隋代軒車廢自唐朝吳道憲  
畫仲由戴木劔不知木劔創於西代亦丹青之病耳

且觀代間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  
群公祖二疎而兵士有著芒屨者關立本畫明君入匈  
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屨出于水鄉非京華所有  
帷帽創于隋代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為  
故實者乎唐書劉子玄太子什議

### 圍碁

兵法俗有圍棋或言是兵法之類上者張置疏遠多得  
道而為勝中者務相遮絕要以爭便求利下者守邊趨  
作罪白生於小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吳楚  
廢道者也中計塞成臯遮要爭利者也下計據長沙以  
臨邊此守邊趨作罪者也更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令



對中死碁皆生

桓譚新論

象地效天北方之人謂碁為奕局必方正象地則地道必正直神明德也碁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布列效天

文也

周班

縱橫碁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碁子

各一百五十枚

耶耶淳藝經

九品夫圍碁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躰

四曰通幽五曰用知六曰小巧七曰闔力八曰若愚九

曰守拙九品之外今不復云

十勢一六得貪勝二八界宜緩三攻彼顧我四棄子爭

先五捨小就大六逢危須棄七慎勿輕速八動須相應

九行強自保十勢孤取和

劉仲甫

視君如棋衛獻公將入國甯喜許之太叔文子聞之曰

甯子視君不如奕碁何以免乎奕者舉碁不定不勝其

偶而况置君而不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

滅之可哀也哉次年衛殺甯喜

左襄二十五年

大禪聖教杜陵杜夫子善奕棋為天下第一人或譏其

費曰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禪聖教

西京雜記

臨敵圍棋后帝延熙七年魏曹爽寇漢中帝遣費禕禦

之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其圍棋時羽檄交至

人馬環甲嚴駕已訖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曰聊以試

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至敵遂退



無益孫權太子和常言當世士人宜請修術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游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也後群寮侍宴言及博奕以為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脩業積累功緒者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行耻非其次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奕然後為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察穎好奕直事在置者頗數焉故以此諷之

碁聖嚴武字子卿衛尉駿再從子也圍棋莫與為輩

吳錄

善圍碁者世謂之碁聖故嚴子卿馬援明有碁聖之名

也抄

手談王中郎以圍棋是坐隱支公以圍棋手談

世王說

以圍棋為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即用方幅為

會戲棋語

中興之冠江彩善奕為中興之冠

徐廣晉紀

王恬字敬豫與

濟陽江彩俱善奕棋為中興第一

晉中興書

江彩與王恢等

棋第一品道第五品

范汪碁品

劫急陳留阮蘭字弘茂為開卦令縣側有劫賊外白甚

急數簡方圍棋長嘯吏云劫急簡曰局上有劫亦甚急

陳留志

奕具按江陶侃為荊州見州佐史博奕具投之于江曰

天中記

卷四十一

五十三



圍棋克舜以教愚子博殷紂所造諸君並國器何以此  
為將吏則加鞭朴曰擣蒲者牧猪奴戲耳

父子圍棋王導嘗共其子悅圍棋爭道導曰與汝有瓜  
葛得尔耶世說

不即下江僕射彩年少王導呼與共碁王手嘗不如兩  
道許而欲敵導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不行

曰恐不得耳傍有客曰此年少戲乃不惡王徐舉手曰  
此年少非惟圍碁見勝上

圍碁應蒼般仲堪在都嘗往看棋諸從在瓦棺寺前宅  
上于時袁羗與人共在窓下圍棋仲堪在裏問袁易義

袁應蒼如流圍棋不輟袁意傲然殊有餘地般撰辭致

難矣有往復說

忘憂祖納逃兄也好奕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  
奕棋納曰聊以忘憂耳隱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

不遇則以言違其才裁成國史俱取散愁何必圍碁必  
然後忘憂也祖逃傳 王隱傳

曳墮不變裴遐綽子也嘗在東平將軍周馥坐與人圍  
碁馥司馬行酒遐未即飲司馬醉怒曳遐墮地遐徐起

還坐顏色不變復碁如故其性虛和如此晉書  
惟許圍碁參軍于瓚陳節戲事曰夫嬉戲非為治之本

自今擣蒲擲馬諸不急戲宜一斷之翼曰今惟許其  
棋餘悉斷庚翼集



空如龍鳳晉羅什與人碁拾敵死子空處如龍鳳形

爛柯信安郡石室中晉時樵者王質伐木入山見二童

子棋與一物如棗亥食之不覺飢以所持斧置坐而觀

童子指謂之曰汝斧柯爛矣質歸鄉閭無復時人述異記

昔有人駕牛採樵入蒙泰山見二老人奕棋其人係牛

坐斧而觀局未終老人謂曰非汝久留之所樵人起而

斧柯已爛牛已為枯矣黎州圖經

賜局何承天素好奕棋頗用廢事又善彈箏文帝賜以

局子及銀裝箏承天表謝上答曰局子之賜何必非張

武之金耶南史

劇碁羊玄保為黃門侍郎善奕碁品第三宋文帝亦

奕與賭郡玄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常中使至玄保曰

今日上何召我耶其子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既佳

風景當得劇碁上

思深宋大明時瑯琊王喜善碁始一品吳郡褚思莊會

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于大行思莊思遲巧于

鬪碁宋文帝世羊玄保為會稽帝遣思莊入東宮與玄

保戲因置局圖還于帝前覆之蕭道成使思莊與王杭

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

決杭睡于局後思莊達旦不寐時或云思莊所以品第

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也永明中敕杭品碁竟

陵王子良使蕭惠基掌其事惠基善隸書及奕碁南齊書



飛棋宋明帝好圍碁碁甚拙去格七八直物議共欺以  
為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杭圍棋依品賭戲杭饒借帝曰  
皇帝飛棋臣杭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為信然好之愈篤  
虞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南史

宋明帝好圍碁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為圍碁州  
都大中正王湛與太子右衛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珪  
之彭城丞王杭四人為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傳楚之為  
清定訪問

抑手齊高帝性寬嘗與直閣將軍周覆給事中褚思莊  
累局不倦覆乃抑上手不許易行其弘厚如此  
破碁為局齊武陵王畢嘗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

碁子良大比及退豫章文獻王謂畢曰汝與司徒手談  
故當小相推讓荅曰畢立身以來未嘗一口妄語初畢  
少時無碁局乃破碁為片縱橫以為碁局指點形勢遂  
至名品上

辭拙崔慰祖字悅宗為始安王暹光記室暹光好碁數  
召慰祖對戲慰祖輒辭拙非朔望不見也南齊書

品定棋譜梁武帝好奕棋使柳渾品定棋譜登格者二  
百七十八人第其優劣為碁品三卷暉為第二馬帝謂  
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于柳渾可謂具美分其  
才藝足了十人南史二

圍碁失眠梁到溉為侍中與武帝碁達旦或復失眠加



以低睡帝朝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植

上品制勝高祖時有范甯兒者善圍碁曾與李彪使梁

蕭頤頤令江南上品王抗與甯兒制勝而還魏書

覆局不差到溉奕棋入第六品與朱异常黜於御座校

棋比勢覆局不差一道

覆局陸雲公大同未受武帝詔校定碁品到溉朱异以

下並集雲公瓊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都下號曰神

童异言之武帝召見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南

奏事不申古弼入奏事遇世祖與給事中劉樹碁志不

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于世祖前捧樹頭掣

下床以手搏其耳以拳擊其背曰朝庭不治寔尔之罪

世祖失容放碁曰不聽奏事實在我躬樹何罪置之

奏事訖曰為人臣而逞其志於君前者非無罪也乃詣

公車自劾請罪世祖曰吾聞築社之役蹇而築之端冕

而事之神與之福然則卿有何罪魏書

奕棋杖僕甄琛字思伯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棋弃

日至乃通宵不止手下蒼頭常令秉燭或時睡頓大加

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白琛曰即君辭父母

仕宦京師若為讀書執燭奴不敢辭罪乃以圍棋日夜

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惕慙感

遂從許獻李彪假書研習聞見益優上

二絕北齊楊子華善畫王子冲善碁通神號為二絕名



獨子亂局夏月明皇與親王棊令賀懷智獨奏琵琶妃  
子立於局前觀之上欲輸次妃子將康國獨子放之令  
於局上亂其輸贏上甚悅焉天寶遺事  
楊妃外傳

爭先一行本不解棋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棊一局遂  
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四句承除  
語則人人為國手西陽  
語資

老姥指教翰林棊者王積薪從明皇西幸寓宿深溪之  
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瞑闔戶積薪夜聞姑謂婦曰  
良宵無以為適與子手談可乎堂內無燭婦姑各在東  
西室對談已而姑曰子已北矣吾止勝九枰耳逢明  
具禮請問出局盡平生之好布子未及數十姑謂

是子可教以常勢因指示攻守殺奪揅應防拒之法其

意甚畧曰此已無敵人間矣謝而別回顧失向之室矣

異叢  
談記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即布所記婦姑對敵之

勢聲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

勢至今棊圖有馬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集異  
記

藝蓋新羅開元二十五年使鴻臚少卿邢璣為新羅吊

冊使將進發上謂璣曰新羅號君子之國頗知書記卿

到可闡揚經典使大國儒教之盛又聞其人多善奕棋

因令善棋人率府兵曹楊季鸞為璣之副璣等至彼大

為蕃人所敬其國棋者皆在季鸞之下於是厚賂璣等

金寶及藥物等唐  
權



惜名常延祐圍碁與李士秀敵手秀惜其名不肯先寧  
輸延祐籌終饒兩路延祐本應明經舉道過大梁其護  
戎知其善碁表進之遂因言江淮足碁人就中奕棋明  
經者多解嘉話圍碁工者近有常延祐楊危首出國史補  
博打子肅宗在彭原厩舍隘狹帝與張良娣博打子聲  
聞於外李泌言帝乃潛令刻軋樹子不欲有聲良娣以  
是怨泌

侍東宮順宗為太子王叔文以善棋得侍東宮

王憲李訥僕射性卞急酷尚奕棋每下子安詳極  
于寬緩往時怒作家人輩則密以奕具陳于前訥觀便  
忻然改容以取其存布奕都忘其志矣南都新書

長日一局令狐相擬李遠為杭州宣宗曰李遠云長日

惟一局碁豈可臨郡相曰詩人之言非有實也尚書

玉局日本國王子入貢善奕宣宗令待詔顧師言與之

對王子不勝問曰此第幾手答曰第三手王子歎曰小

國之一不及大國之三王子出本國楸玉碁局冷煖玉

碁子蓋王之蒼者如楸玉色其冷煖者冬煖夏冷北夢瑣言

天帝召碁唐咸通中翰林待詔滑能碁品最高有張生

者年可四十請對局初饒一路滑生精思久之方下一

子張隨手應之或起行庭際候滑生更下又隨應之及

黃寇犯闕僖宗幸蜀滑將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張曰

不必前適其非碁客天帝命我取公碁耳滑驚愕妻子



啜泣奄然而逝上

夢吞棊經唐僖宗自普王即位幼而多能素不曉棊一日夢人以棊經三卷焚而使吞之及覺命待詔觀棊凡所指畫皆出人意補錄紀傳

偽為不勝李道古便佞巧宦常以酒肴棊博游公卿門角賭之際偽為不勝而厚償之故得一時虛名而嗜利者悉與之狎續世錄

亂局石晉陳保性極鄙吝每與人奕棋敗輒手亂其局懼所賭金錢不欲償也及卒家無妻兒惟有白金十錠為他人所有上

呼白鸚鵡韓偓姚洎俱為翰林學士從昭宗幸岐偓每

與兩使勅令棊兩使不勝上即以手壞之偓呼為白鸚

鵡若洎不在兩使將輸必大呼曰白鸚鵡洎應聲至

假棊濟食蜀簡州刺史安重霸瀆貨無厭州民有油定

者姓鄧能棊其家亦贍重霸召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

子俾其退立于西北牖下候我笑路乃始進之終日不

下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且飢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

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為棊何不敲賂而自求退

乃獻中金三錠獲免此夢

設局後主初嗣位數與嬖倖奕棋蕭儼入見作色設局

于地後主大駭詰之曰汝欲效魏徵耶儼曰臣非魏徵

則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為罷奕陸南唐書

天中記



賦棊宜春王從謙李璟之第九子好學善為詩璟於苑  
中與宰相奕棊從謙在焉今賦觀棊詩曰竹林二君子  
盡日意沉吟相對雖無語各先各有心恃強知易失守  
分固難侵若美機籌處滄心想未深

棊說潘慎脩善奕棋太宗召對奕因作棊說以獻太  
抵謂棊之道在乎恬然而一舍為急仁則能全義則能  
守禮則能變知則能兼信則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幾  
可以言棊矣因舉十義以其要宋史

木野狐葉濤好奕棋王介甫作詩切責之終不肯已奕  
者多廢事不以貴賤嗜之者皆失業故人目棋稱為木  
野狐言媚惑人如狐也元史

握槊

握槊魏時浮陽高光宗善樗蒲趙國季幼序洛陽上  
奴並工握槊此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弟一人  
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為此戲以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  
世宗以後大盛於時魏書握槊胡中戲即今雙陸也續本始  
陳思王製雙陸局置骰子二骰合作投擲之義今作  
骰非譜

設然有聲爾朱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  
局上設然有聲一局子盡倒立世隆甚惡之北史  
握槊為亂齊武成時恒令和士開與胡太后握槊又出  
入卧内遂與太后為亂上



集翠裘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座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為對梁公指所衣紫絁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為不等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赧神沮氣勢索然累局連北梁公對迎就褫其裘拜息而出及至光範門遂付眾奴衣之乃促馬而去集異記

雙陸不勝武后問石泉公王方

朕夜夢雙陸不勝

何也曰蓋謂宮中無子意者恐有神靈徹夫陛下因陳人心在唐之意后大悟召廬陵王復其儲位俾石泉公為宮相以輔翊之李繁大后問狄仁傑曰朕昨夜夢中有人雙陸頻不見勝何也對曰雙陸輸者蓋謂宮中無子此是上天之意假此以示陛下安可以虛儲位哉李麗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問宰相仁傑曰非廬陵莫可后怒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之其意者以徹陛下乎唐書此一事也而所傳各異新史評合而一之謂之信史



得乎

點籌中宗在房州時常謂帝后曰一朝見天日誓不相  
禁忌及得志受上官昭容邪說引武三思入宮中升御  
床與后雙陸帝為點籌以為歡笑醜聲日聞于外唐后  
與三思升御床博戲帝從旁點籌不為忤新

家語曰君子不博為其兼行惡道故也論語云博奕  
猶賢古為大博則六著小博則二莞今無曉者比世  
所行一莞十二慕數術淺短不足可翫

穆天子傳天子北入邠與井公博三日而次則博非  
雙陸也舊云雙陸新曰博戲混而一之何耶

賜緋自授子以緋四朱首因明皇與貴妃采戲行

重四可轉敗為勝上擲而連呼叱之宛轉良久而敗

四上大悅命高力士賜四緋也清史紀聞

樗蒲老子入胡日作樗蒲焉博物志

過差頃聞諸君有樗蒲過差者初為是政事閑暇以娛  
意耳故未有言也今知大相聚集漸以成俗聞之能不

憮然庚翼集

償宜劉裕初名微位薄輕狡無行盛流皆不與相知惟  
王謐獨竒貴之裕嘗與刁達樗蒲不時輸直達縛之馬  
柳謐責達而代償由是裕憾達而德謐桓玄之敗謐為  
公而達亡族

彈碁

天中記



彈碁成帝好蹴踘群臣以蹴踘為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劉向作彈碁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紫綵履服以朝覲西京雜記

彈碁者仙家之戲也昔漢武帝平西域得胡人善蹴踘者蓋玄其便捷跳躍帝好而為之群臣不能諫侍臣東方朔因以此藝進之帝就舍蹴踘而上彈碁焉

彈碁經序傳玄彈碁賦序亦以為劉向為武帝作

裴器彈碁始自魏文帝宮內裴器戲也文帝於此伎特妙用手巾拂之無不中者有客自云能帝使為客着之葛巾拂碁妙逾於帝世說

名役唐順宗在春宮日甚好之時有吉達高釗崔同楊

同愿之徒悉為名役有竇深崔長孺甄偶獨孤澆亦為亞焉至於長慶之末好事之家猶見有局尚多解者經後彈碁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漬時可為之顏氏家訓

### 藏鈎

藏鈎為藏彊之戲辛氏以為鈎弋夫人所起周處成公綏並作彊字藝經庾閑則作鈎字其事同也俗云此戲令人生離有禁忌之家廢不修也荆楚歲時記

會戲晉海西公時有貴人會因藏彊歛有一手間在衆臂之中修骨巨指毛色粗黑舉坐咸驚尋為桓大司馬所誅舊傳藏彊令人生離斯驗深矣異苑

### 投壺

天中已

卷四十一

六百



矯懈正心投壺者所以矯懈而正心也

晉傳玄授壺賦序

樂賓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肯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敢不敢從

中雋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人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中行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中雋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

昭十

駢傑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也古之

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於中惡其矢躍而出

郭舍人則激矢令還十矢百餘反謂之為駢言如博之

堅碁於輦中為駢傑也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

隔屏石崇有妓善投壺隔屏風投之

晉書

梟不絕王胡之善於投壺言手熟閉目

晉陽秋

齊竟陵王

常宿晏明日將朝見柳惲投壺梟不絕停舉久之進見

逐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武帝復使為之賜絹三十

匹

蓮花駢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為其矢之

躍也今則唯欲其駢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狼壺豹尾

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駢汝南周瓚弘正之子會



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嘗為小墮  
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  
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家訓  
龍躍隼飛薛春惑者善投壺龍躍隼飛矯無遺箭置壺  
於背却却反以投之百發百中命載

優人

翼為天倡翼星主南宮之羽儀文物聲名之所豈茂為  
樂庫為天倡先王以賓於四門而列天庭之衛王俳優  
近太微而為尊元命包  
詩十金貸孫叔敖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  
子十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

不負也卒後數年在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君  
楚之功即慷慨商歌曰貪吏不可為而可為廉吏可為  
而不可為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汗名而可為者子  
孫有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不可為者其  
后躬祖而負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  
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  
具列對即求其子封于潘國潘即固始也漢延熹中立碑  
史記云優孟為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  
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  
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  
計之三日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



言謂何孟言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  
為楚相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  
也於是楚莊王封其子於寢立言優孟則可謂莊王  
以為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殊未可憑又堊馬云齊  
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楚莊時安得有趙韓魏  
也又云孟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莊王至始皇止二  
百年耶

飲五日夜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  
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  
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  
莫曰然則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

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令天下盡  
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新

漆城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二  
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王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  
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  
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陰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  
止史記

符樂忘返符堅嘗如鄴狩于西山旬餘樂而忘返伶人  
王洛叩馬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  
不履危故文帝馳車袁公止轡孝武好畋相如獻規陸  
下為百姓父母蒼生所係何可盤于游畋以玷聖德若



天中記 卷四十一  
槁起源史變在不測其如宗廟何其如太后何堅曰吾  
過也自是遂不復獵載

論孔弟子北齊石動筭嘗於國學中看博士論云孔子  
弟子遠者七十二人幾人已着冠幾人未着者冠博士  
曰經傳無文動筭曰先生讀書豈合不解孔子弟子已  
着冠有三十人未着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以  
知之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  
人六七四十二人也豈非七十二人坐中皆大笑博士  
無以應之啓

旱魃戲侍中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  
治之謂中丞李謹度曰服不更訴者出之尚許未已

且係由是人多怨者會天旱有魃優人作魃狀戲於土  
前問魃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曰負冤者  
三百餘人相公悉以係獄抑之故魃不得不出明皇心  
以為然又璟使御史蕭隱之充使括江淮惡錢隱之嚴  
急擾煩怨嗟盈路上於是貶隱之官罷璟為開府儀同

三司通鑑

圓夢脫命安祿山之叛也玄宗幡遷於蜀有陷在賊中  
者多為祿山所脅從而黃幡綽同在其數亦得出入左  
右及收復幡綽被拘至行在上憐其敏捷什之有於上  
曰黃綽幡在賊中與大逆圓夢皆順其情而忘陛下  
積年之恩祿山夢見衣袖長忽至階下綽曰當垂衣雨

天中記

卷四十一



治之祿山夢見殿中榻子倒綽曰革故從新推之皆此類也綽曰臣實不知大駕塵蒙赴蜀既陷在賊中寧不苟悅其心以脫一時之命今日得再見天顏若與太逆圖夢必知其不可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逆賊夢衣袖長是出手不得也夢榻子倒者是胡不得也以此臣故先知之上大笑而止

明皇十七事

步打狀元僖宗頗工衆藝於音律博識踴躍自以為能于步打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作步打進士舉須為狀元野猪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

落第

此夢瑣言續世說作若應擊赴進士舉

元稹明且唐昭宗時財用窘乏李茂貞令權油以助之

銀絹例物此銀掉腦後可也一坐失色檜怒明日下

於獄有死者於是語禁始益繁焉焯令檢等吻偏蓋其

末流焉

程

彌遠彌堅史彌遠用事選人改官多出其門制開大宴有優為衣冠者數輩皆稱為孔門弟子相與言吾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曰吾為常從事吾為於從政吾為吾將仕吾為路文學別有二人出曰吾宰子也夫子曰於予與改可謂僥倖其一曰吾頰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吾為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為獨改曰吾頰故改汝何不鑽回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耳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



大韓小韓韓平原在慶元初其弟仰曾為知閣門事頗與密議時人謂之大小韓求捷徑者爭得美官而留優人有為衣冠到選者自叙履歷材得美官而留滯銓曹自春徂冬未有所擬方徘徊浩歎又為日者弊帽持扇過其旁遂邀使談庚申問以得祿之期日者厲聲曰君命甚高但於五星局中財帛宮若有所礙目下若欲亨達先見小寒更望成事必見大寒可也優蓋以寒為韓侍燕者皆縮頸匿笑史程鳳凰見瑞金章宗蒲察皇后沒世中宮久虛官人李師見性慧黠大蒙愛幸欲立以為后金朝故事其娶后尚主皆諸部部長之家而李氏微甚其大臣固執不從蓋

諫以為言章宗不得已進封為元妃而勢位熏赫與皇后侔其兄弟皆擢顯近勢傾朝廷四方射利競進之徒爭趨其門一日章宗宴宮中優人玳瑁頭者戲於前或問上曰有何符瑞優曰汝不聞鳳凰見乎其人曰知之而未聞其詳優曰其飛有四所應亦異若向上飛則風兩順時向下飛則五谷豐登向外飛則四國來朝向裏飛則加官進祿上大笑而罷金史妃傳鍾庸大鶴宋端平間真德秀應召而起百姓仰之若元祐之仰涑水也繼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卒魏了翁帥師亦未及有所經畧而罷館安優人裝一生儒手持一鶴別一生儒與之邂逅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



持何物曰大鶴也因傾蓋歡然呼酒對飲其人太爵洪  
吸酒肉靡有孑遺忽顛仆于地群數人曳之不動一人  
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大學典了許多酒食一動  
也不動遂一笑而罷鶴林王露  
客人賣傘嘉泰末年平原公恃有扶日之功凡事自作  
威福政事皆不由內出會內宴伶人王公瑾曰今日政  
如客人賣傘不由裏面後寧宗恭淑后上仙而曹氏為  
婕妤平原特以為親屬偶值真里富國公瑾曰如今有假楊國忠  
語公瑾曰不聞有真里富國公瑾曰如今有假楊國忠  
平原雖憾之而無罪加焉白  
天中記四十一卷終

天中記四十二卷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禮

本於太一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  
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禮運  
承天治人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  
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  
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  
達於衆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  
家可得而正也上



君之大柄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備鬼神考  
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夾嫌疑夫禮者所以定親疎夾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  
禮不夾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  
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祀祭祀供  
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誣是以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

禮曲

人之大端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  
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  
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為知

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故禮  
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禁亂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  
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  
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婚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  
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  
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  
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  
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  
有本有文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罍罍美質  
指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也如松柏之



有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也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禮器

大禮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哀公問領惡全好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貢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貢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

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

游曰敢問禮也者領惡

而全好者與子曰然仲尼燕居

章疑別微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

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坊記

天地同氣禮之動搖也與天地同氣四時合信陰陽為

符日月為明上下和洽則物獸如其性命禮稽命微

設容禮者所以設容明天地之體也春秋說題辭

治之粉澤太公對文王曰禮者治之粉澤也六韜

緣情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為之節文者也管子

從俗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

之禮有長幼之禮無勇怯之禮有親疎之禮無愛惡之

禮記

卷四十一

三



禮也子慎

制義人生有欲欲則求求則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

其亂也故制禮義以養之禮有養也稻梁五味所以養

口也椒蘭芬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

養目也䟽房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荀子

天隆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

師者治之本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

文以歸太一夫是之謂大隆上

人道之極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

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上

國之幹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至情過歸

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情於受瑞先王

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

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左傳

禮順天道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討其來朝也

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

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

人難以免矣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

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

能在矣左文十五

身之幹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

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

天中記

卷一百一十一

禮



詞卿也受命以求師將杜稷是衛而情奔君命也不亡  
何為成十

政之與曹武伯來朝會於商任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  
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與也政身之守  
也怠禮失政不立是以亂也襄二

人之幹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  
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

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天之後也我若獲汝  
必屬說仲與何忌孫於夫子使宰之而學禮焉以定其

位昭  
天經也我鄭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

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

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

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

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

尚之故人之能自由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

乎上二

禮之善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

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恭然

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臣不

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

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

天中記 卷四十二 五



也二十

嘉事不體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  
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  
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  
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  
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  
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定十  
御民齊景公登射晏子脩禮而待公曰選射之禮寡人  
厭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  
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禮者所以御民也  
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景

公曰善乃飭射更席以為上客終日問禮說苑

禮中有禮晏子聘魯下堂則趣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

孔子孔子問晏子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  
二也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

有禮焉韓詩外傳

長禮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顧左右曰仁  
人亦樂此乎左右曰仁人耳目猶人何為不樂乎景公  
曰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景公曰今者寡  
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晏子曰君言過矣自齊國五尺  
已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  
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為人上

天中記

卷四十一

六



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為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  
無禮則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  
若端死景公色媿離席而謝曰寡人不仁無良左右淫  
酒寡人以此至於此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曰左右無  
過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至  
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觴酒  
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

習禮樹下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於大樹下宋司馬桓  
魋使拔其樹去適鄭典  
繇最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猶命叔孫通制禮儀以  
正君臣之位高祖說而歎曰吾乃今日知為天子之貴

也以通為奉常遂定儀法前志通與弟子百餘人為

野外習之本傳

述舊禮宣帝時諫議大夫王吉上疏願與大臣廷及儒  
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代之人躋之仁壽之域漢書  
聚訟曹褒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詔班固問改  
定禮制之宜固曰宜廣招集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  
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帝令黃門持班固所  
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宜  
依禮條正使可施行褒乃撰次天子至庶人冠昏吉凶  
制度以為一世大典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後漢  
防本理者天所為也文者人所為也人所為謂之禮禮



者因人情以為節文以救其亂夫隄者水之防也禮者人之防也刑防其末禮防其本也禮生書

百事之會夫禮者陰陽之際也百事之會也所以尊天地賓鬼神序上下之道也白虎通

義同名異禮者履也律也義同而名異五禮者吉凶賓軍嘉也論物理

緣情為度禮者緣人情而為節度者也嚴父愛親之情也尊親敬長之義也素准正書

順時施宜王者必因前王之禮而順時施宜有所損益節人之心稍稍制作漢書

張翼張六星星明則王者行五禮得天之中翼二十三

星天之樂府俳倡星明大禮樂興晉志

祭祀

祭重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統祭

察至周傳曰祭之為言察也察者至也至者人事也人事至然後祭祭者薦也薦之為言在也在也者在其道也尚書傳

數既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䟽䟽則怠怠則忘祭義說命曰黷于祭祀時為弗欽

報功脩先凡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三曰脩先報功

天中已



以勉力脩先以崇恩也論

報德崇恩古者尊祭重神祭宗廟追養也祭天地報德

也楊泉物

享朱宮室不設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義也非享味也傳

祭名春祭曰祠夏祭曰杓秋祭曰嘗冬祭曰蒸祭天曰

燔柴祭地曰瘞糞祭山曰瘞縣祭川曰浮沈祭星曰布

祭風曰傑是禩是禡師祭也既伯既儔馬祭也禘大祭

也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彤夏曰復雅除惡之祭為

拔會福之祭曰禴告事亦福曰禱道上之祭為禡紫意

以享為禋以類祭神為滷祭司命為祗祭承先為禮月

祭禮說

四祭古者歲四祭因四時所生熟而祭先祖父母也春

曰祠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夏曰禴禴者以四月耆

餅也秋曰嘗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冬月烝烝者以十

月進初稻也春秋繁露

祭等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

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凡

祭有舉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

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凡

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犬武豕曰剛鬣豚曰膾肥羊曰

柔毛鷄曰翰音犬曰羹犊雉曰踈趾兕曰明視情尹

天中記

卷四十二



祭意禮曰商祭鮮魚曰脰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  
鄉合梁曰鄉其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醎  
醎玉曰嘉玉幣曰量幣禮曲

國之大節海鳥曰臧文仲使國人祭爰居展禽曰越哉  
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  
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  
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  
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於  
也不在祀典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  
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  
所以為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

行所以生殖也氏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  
不在祀典國語

奉功成人聖王之法追祭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萬神皆  
古之人也能紀天地五行氣奉其功以成人者也故其  
奉祀皆以人事之禮食之所食也非祭食與土地金木  
水火石也又祭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皆古帝王凡  
八十一姓禮儀

國典屈到嗃美有疾召其宗老而厲之曰祭我必以美  
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子木  
曰不然其終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  
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



不以其私欲于國之典遂不用語

備物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  
牲何及對曰祀加于舉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諸侯舉  
以特牛祀以太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  
牲祀以少牢士食魚豕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  
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重  
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  
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  
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  
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以奉之明  
德以昭之和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王曰祀

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懼國家定百姓也  
不可以已天子徧祀群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  
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上所以教  
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親春禘郊之盛王后親  
縗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  
于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

祭祀招禱昔楚靈王驕逸輕下簡賢務鬼信巫祝之道  
齋戒潔鮮以祀上帝禮群神躬執羽紘起舞壇前吳人  
來攻其國人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顧應之曰寡人方  
祭上帝樂明神當蒙福祐焉不敢赴救而吳兵遂至俘  
獲其太子及后姬以下甚可傷

桓子  
新論



祠子胥夫差帥諸群臣出國東祠子胥江水濱諸臣並在夫差乃言曰寡人蒙先王之遺恩為千乘之主昔不聽相國之言乃用諛佞之辭至今相國遠沒江海自亡以來濛濛惑惑如霧蔽日莫誰與言泣下沾衿不自勝左右群僚莫不傷悲吳越春秋

祀江湖越王既往平吳春祀三江秋祀五湖因以其時為之立祠垂之來世傳之萬載隣邦樂德皆來取之絕越將祭亡牲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過期而亡夫子何以知其然孔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將祭

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家語

何祭叱富齊有貧者命其狗為富命其子為樂方將祭入於室叱之曰富出祝曰不祥家果有禍長子死之曰樂乎而不自悲也子尸

祀魏公子高祖微時聞魏公子賢及即位每過夫梁常祀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歲四時奉祀公子矣漢書

祀黃石張子房從高帝過齊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祀之及留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上相鄰立祠初朱邑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畱夫其



吏民愛我必葬桐鄉後世子孫奉尚我不如桐鄉民及  
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立祠歲時祀祭至今  
不絕志

鄉里為榮桓譚字君山沛人章帝元和中行巡狩至沛  
令使者祠譚冢鄉里以為榮東觀漢記

祠蕭霍永平中詔京兆右扶風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出  
郡錢穀給蕭何子孫在三百里內悉令侍祠上

祀孔子及七十弟子作八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  
以上者六十人孔子

卿士立祠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

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

行禮奉祠信臣家在南陽亦為立祠漢書

立廟沔陽諸葛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  
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為

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習隆向充等共上表曰  
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

功鑄金以存其像况亮德範遐邇勲益季世而蒸嘗止  
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夷野祀非所以

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  
所親屬以時賜祭於是始從之襄陽記

珍新先莫羊玄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珍新未得



祠薦者口不妄嘗宋書

祭用土產張冲永明八年為假節監青冀二州行刺史  
事冲父初卒遺命曰祭我必以卿土所產無用牲物冲  
在鎮西時還吳國取菓菜每至嘗烝輒流涕薦焉齊書  
給酒助祭胡叟少孤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噉  
煌范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許赤武裴定宗等  
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為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  
我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為君子矣後魏  
酌水祭海王義方初為太子校書魏徵張亮皆厚禮之  
亮誅坐與交遊貶授儋州吉安丞行至南海舟人將以  
酒醑致祭義方曰黍稷非馨義在明德乃酌水而祭唐書

郊丘

天壇太折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爾雅圓丘太壇祭天

方澤太折祭地廣雅

承天五祀南郊北郊西郊東郊中兆正謀五者天子公

侯伯子男卿大夫士所以承天也禮合文嘉

天位地利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

地利也禮運

以事類祭今尚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

之柰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祀之是也五經異義

子道事之王者所以祭天地何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

以子道事之也祭日以丁與辛何丁者反復自丁寧辛

天中記

卷四十一

十四



者當自剋辛也

五經通義

陽義陰象成帝初即位丞相御史大夫相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於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瘞地於北郊則陰之象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昔者周文武郊於鄆鄆成王郊于維維邑由北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并泉泰時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漢書晝暝丹陽方儲聰明善天文為洛陽令章帝欲出南郊諸上言當有疾風暴雨乘輿不可以出上疑其妄儲飲酖而死果有大風暴雨洛陽晝暝後書黃郊靈帝建寧二年迎氣黃郊道於洛水西橋逢暴風

兩尊從鹵薄車或發蓋百官霑濡還不至郊使有禮迎氣北郊上

漢制漢制天地以下群臣所祭凡千五百四十新益為萬五千四十漢法三歲一祭天為雲陽宮并泉壇以冬至日祭天天神下三歲一祭地於河東汾陰后土宮以夏至日祭地地神出五帝祭於雍五時漢舊儀汾癸祭地河東汾陰后土宮宮曲入河古之祭地澤中方丘也禮儀如祭天名曰汾癸一曰癸丘也殊號實一晉太始二年詔群臣儀五帝即天也天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



已禮

二至祀合晉太始二年十一月有司又議古者丘郊不  
異宜并圓丘方丘於南北郊更脩壇兆其二至之祀  
合於二郊帝又從之如宣帝所用三爾議也是月庚寅  
冬至親祀圓丘於南自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宋志  
合祭古者祭天於川上在國之南祭地於澤中之方丘  
在國之北所以順陰陽因高下而事天地以其類也其  
方位既別而其燎壇瘞坎樂舞變數亦皆不同而後世  
有合祭之文則天萬歲元年親饗南郊始合祭天地  
祭地北郊虞宗即位有事於南郊賈魯議曰三輔故事  
祭於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褚無量

郭山暉等皆以魯言為然是時睿宗將祭地於北郊故  
魯之議寢

貴德廣孝祭宗廟所以禘洽何尊人君貴功德廣孝道  
位尊德盛所及彌遠自虎通

禘禘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以衣服想見其容色三日齋  
思親志意相見所好意喜然後入廟禮稽命

合食王者諸侯所以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何三年一閏  
天道小備故三年一禘禘者皆取未遷廟主合食太祖  
廟中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禘禘者諦也取已  
遷廟主合太祖廟中五經通義

天中記

卷四十一

十一



日祭月薦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薦於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禱於壇及郊宗萬室五經異義劉歆曰春秋傳曰日祭月祀時望歲貢終王祖祫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揄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彌遠彌尊故禘為重矣

巫而不卜今春秋公羊說祀宗廟筮而不卜傳曰禘禘

示卜五經異義

並夏孟冬建武丘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禘之禮純奏三年一禘五年一諦諦昭穆尊卑之義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禘以冬十月五穀成熟故骨肉合聚飲食續漢書祭祀志

神主出廟凡禘禘大祭則神主悉出廟堂為昭穆以安坐不復停室也宋禮志

王制先後王儉議按禮記王制天子先禘後時祭諸侯先時祭後禘春秋魯禘二年禘明年春禘自此以後五年再殷齊禮志

祭不欲數元和中太常上言按禮祭不欲數太廟禘禘祭禮重於時饗與禘禘同月即其月但行禘禘祭不行時饗蓋不欲煩是禮先重者今時饗重於朔望薦食稽求禮情恭酌輕重請每時至及臘但行饗禮其月朔望薦食請傳如告廟日與朔望薦食日同請先行告禮然後薦食唐書

後薦食唐書



六宗

六宗舜典曰禋于六宗鄭注曰六宗謂星辰司中司命風雨師也

天地四時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曰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尚書大傳

天宗地宗古尚書說六宗者天地屬禘禘者謂天宗

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為

陰陽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也

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也五經異義

乾坤六子明帝問王肅六宗竟幾對曰坎為水離為火

震為雷巽為風艮為山兌為澤此乾坤六子也書經

社稷

土主地主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闊不可盡敬故封土為

社以報功也稷五谷之長也穀衆不可徧祭故立稷神

以祭之孝經

土神穀神社者五土之神也稷者百穀之神也天子為

天下之人立社曰太社壇方五丈諸侯為境內之民立

社曰國社地之勢有禮生物各隨所宜九州之人各居

其土食其利者各報祭之籍田之後則告五穀既登又

報功也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天故建國君民先命立

社地廣穀多不可徧祭故於國城之內立壇祭之親之

也日用甲尊之也唯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而已禮記

天中記

卷四十一

六



為稷為社厲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  
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為稷神共工氏之霸九州  
也其子曰勾龍為后土能平九州故祀為社禮孔子曰  
古之平水土及播植百穀者衆矣然唯勾龍兼食於社  
而弃為稷歷代奉之無敢易者明不可與等也家語禹勞  
天下死而為社周棄作穡死而為稷淮南  
示尊封土左社示有所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  
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為用又多故為長也歲再祭  
之白虎通  
王者自祭王者自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  
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上

路樹成社邠原避地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嘗

行而得遺錢拾遺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  
多原問其故荅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已而成淫祀乃  
辯之於是里中遂歛其錢以為社供里老為之誦曰邠  
君行仁落邑無虎邠君行廉路樹成社別傳

社神所責庚邈與女子郭疑道請社約不二心俱不婚  
聘經二年疑忽暴亡邈出見疑云前北村還遇強梁抽  
刀見逼懼死從之不能守節為社神所責心痛而絕人  
鬼異路因下泣霑衿也述異記

二社一稷晉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其  
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無疆乃建太社保佑萬邦



悠悠四海咸賴嘉祥其社之祝曰坤德厚載王畿是保  
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祀惟辰景福來造禮左宗廟右  
社稷歷代尊之故洛京社稷在廟之右而江左又然也

宋書禮志

升為大祀天寶中升社稷五星為大祀詔曰祭之為典  
以陳主敬名或不正是將奪倫况社稷乎祐百代蒙其  
福日月照臨五星叶其紀兆庶允殖下土式瞻既超言  
象之外須極尊嚴之禮列為中祀頗紊大猷自今已後  
社稷及日月五星並升為大祀仍以四時致祭唐書  
上戊致祭仲春上戊祭太社以后土氏配焉祭太稷以  
后稷氏配焉六典

誠社王者諸侯必有誠社何示存亡也明為善者得之  
為惡者失之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柴其下  
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亦與天地絕也曰虎通亡國之  
社屋其上柴其下者示絕於天地夫春秋薄社周以為  
戒夫經藝書傳人當覽之猶社當通氣於天地也故人  
不通覽者薄社之類論衡

授茅土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為壇封諸侯者取其方面  
土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所封方色以立社於其國故  
謂之授茅土漢舊儀

### 宗廟

宗廟廟者親也其以親言之也尚書宗尊也廟親也先



祖形貌所在也寢所寢息也釋名廟所以尊祖也孝經援宗廟致敬不忘親也孝經

家生之居禮聖王所制宗廟何曰生死殊路故敬鬼神而遠之所以有室何所以家生之居白虎通

追繼養王者立宗廟何緣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欲立宗廟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繼養也上

尊主四夏曰世室世世祭祀之也殷曰重屋夏曰雷周曰宗廟尊其生存之貌示不死之故致之於也古今通論

禹立廟禹生於石紐禹母吞珠孕禹圻疆而生禹於塗山娶妻生子名啓於今塗山有禹廟亦為其母立廟蜀王

本紀會稽有禹廟始皇配食王明為太守而黜之吳錄

存人自立梅福上書諫曰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

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

姓半天下遷廟之漢書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

耳棠孔子曰吾於耳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思其人猶

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道也家語

帝廟高祖廟曰原廟文帝廟曰顧城廟景帝廟曰德陽

武帝廟曰龍淵昭帝廟曰徘徊宣帝廟曰樂遊元帝廟

曰長壽成帝廟曰成漢書陽

薄后配祭中元元年十月甲申使司空馮魴告祠高祖

廟吕太后不宜配食以薄太后配遷吕太后于園四時

天中記



二祭東觀漢記

高廟天子自雒陽遷都長安初長安遭赤眉亂宮室焚盡唯有高廟遂居之

告祠賜金宣帝立孝武廟於河東告祠日見一人騎馬

馬異於常馬持尺一札賜將作函文曰汝續克成賜汝

金一斤因忽不見劄乃變為金一斤漢武故事

設壇望祀王浚字彭祖為幽州刺史尋洛陽破後承制

建行臺以宗廟焚毀設壇望祀七室及功臣配食晉諸公讚

請立七廟侯景篡王儵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儵曰

天子登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諱敕太常具祭

祀之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唯阿爺名標且在朔州伊

解得來噉是衆聞咸笑之南史

神主人君既葬之後日中虞祭即作木主以存神廟至

用木木者木落歸本有終始之義天子廟主長尺二寸

諸侯一尺四向孔穴午達相通葬後孝子心目無所觀

故用以主其神也禮記外傳廟者所以藏主列昭穆漢舊儀宗

廟之木主名曰柘說文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白虎通

通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荅夏后氏以松夏人

都河東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栢殷人都亳亳宜栢也周

人以栗周人都豐鎬豐鎬宜栗也五經異義主者神象也凡

虞主用桑桑猶喪也喪禮取其名練主用栗栗者敬也

祭禮取其恭五經要義所以虞而立主何孝子既葬日中反



虞念親已沒棺柩已去悵然失望彷徨哀痛故設桑主以虞所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神所以用桑者始與神相接三王俱以桑自虎禘宗廟主也周禮存郊廟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為主從示從示石不聲也說廟中藏木主石室也韻凡廟之主藏於戶外西牖之下有石函故名宗柩決疑要注

不遷之主 祔順宗干廟遷中宗神主于夾室有司以中宗為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宰臣君史官將武閭之武對曰中宗以弘道元年於高宗柩前即位春秋已壯又母后篡奪神器潛移其後賴張柬之等同謀國祚再復此蓋同於反正恐不得號為中興之君凡非我失

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與惠安二帝事同即不可為不遷之主矣書

明堂

明天道 明堂者明天道之堂也黃明堂猶堂堂高顯貌也釋名

告朔 告朔行正謂之明堂五經釋例

太室 明堂之制東西九筵筵長九尺也明堂東西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故謂之太室孝經神契釋

水火之際 明堂在辰巳者言在水火之際辰木也巳火也木生數三火成數七故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合



布政之宮明堂古者天子布政之言在國南十里之內  
 七里之外黃帝享百神於朝廷是也唐虞為五府夏謂  
 大廟為世室殷人謂路寢為重屋周人謂五府為明堂  
 夏后氏一堂之上為五室南曰三階五室者象地載五  
 行也五行生於四時故每室四達一室八牕周人有圓  
 屋九月大享五帝於明堂心為天子明堂或以明堂獨  
 以一室耳禮記外傳

通神明堂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化崇有德

章有道也禮舍文嘉

異名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人曰陽館周人曰  
 明堂此皆所以名休其善也子尸

古制自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濕弗能及也上之露

弗能入也所以饗上帝禮鬼神示人知節也淮南

立朝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乃立明堂之朝行明  
 堂之政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苗

泰族

五室案禮及孝經援神契並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  
 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功德之君大戴禮曰明堂  
 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許慎五經異義曰布政之宮故  
 稱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職稱明堂有五宮鄭玄  
 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齊禮志  
 法則夫地孝武帝議立明堂於長女城南許令褒等議



曰按五經禮樂傳記曰聖人之教制作之象所以法則  
天地比類陰陽以之宮室本之太石以昭令德茅屋采  
椽土階素輿越席皮弁蓋與於黃帝堯舜之世是以三  
代脩之也三輔黃圖

**善惡之狀**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  
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  
抱之負斧戡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  
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家語

**高宮**或以為明堂者文王廟周時德澤和洽而茂大以  
為宮柱名曰高宮禮論

**上明堂圖**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陞古時有明堂處處

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  
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  
通水水圜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天  
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  
如帶圖漢郊祀志

**萬象神宮**垂拱二年毀於元殿就其地創造明堂凡高  
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各廣三百尺凡有三層下層  
象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圓蓋蓋上盤九龍捧  
上層法二十四氣亦圓蓋亭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  
刻木為瓦紆漆之明堂之下施鉄渠以為辟雍之象號  
為萬象神宮唐書



通天宮證聖元年正月明堂後復室大延燒明堂三年  
又令重造如明堂高座八如舊制上制寶鳳號為通天宮  
也上

辟雍

辟雍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

禮王制

行禮宣化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  
者何象壁以法天相維者何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

通

象四海辟雍水四圍於外象四海也

三輔  
史錄

承天地王者作圓池如壁形實水其中以圜墜之故曰  
辟雍其上也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轉王道周而復始

新論

鄉飲處辟雍天子鄉飲之處

說

脩禮樂王朗云辟雍所以脩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

魏志

白虎通曰辟雍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蔡邕明  
堂論曰辟雍外圓內方擬王者動作法天地水環四

周譬德廣四海也不知泮水象諸侯行不當方德不

當廣乎其釋辟雍雖明而泮水則礙

蘭叢  
識遺

莊子言歷代樂名黃帝堯舜禹湯武王有咸池大章  
韶夏濩武中曰文王有辟雍是以辟雍為天子學亦

非也詩言於論鼓鐘於樂辟雍又云鎬京辟雍無思

不服亦無養才之意莊子去古未遠必有傳授

景



釋奠

祀孔顏配昔武王入殷而封先代之後蓋追思其德也  
孔子大聖終於陪臣未有封爵云漢元帝時孔霸以帝  
師號褒成侯奉孔子後魏黃初 平以議郎孔羨為宗  
聖侯奉孔子祀魏齊王正始二年 昭太常釋奠以大牢  
祀孔子於辟雍以顏回配晉禮志  
太學尚書符太常曰按洛陽圖宮南自有太學國子辟  
雍不相預也捨辟雍以太學辟雍便為無事虛誕漢魏  
舊事皆言釋奠祠先聖於辟雍亦有言太學者又咸和  
中成皇帝釋奠於中堂之前堂山下故事亦曰辟雍是為  
漢魏之世初自兩立至釋奠便在辟雍猶存今廢辟雍

而立二堂中與以來相違太常主祀之答魏帝齊王使  
有司釋奠於辟雍此是魏之大事非晉書舊典大始元  
康釋奠太學不在辟雍大始五年元康五年二行嚮禮  
皆於辟雍不在太學是則釋奠於太學行嚮於辟雍有  
留已行之准也中朝有辟雍猶在太學况無辟雍唯有  
太學更當不在太學乎宰相從太常晉尚書大傳  
丁戌仲春上丁釋奠于孔宣父以顏回配焉其七十二  
弟子及先儒並從祀仲秋之月亦如之仲春上戊釋奠  
于齊太公以留侯張良配焉仲秋之月亦如之凡州縣  
皆治孔宣父廟以顏回配仲春上丁州縣官行釋奠之  
禮仲秋上丁亦如之唐典



不及云且晉范堅書問馮懷曰漢氏以來釋奠先師唯  
仲尼不及公且何也馮荅曰若如來談亦當憲章堯舜  
文武豈唯周且乎

先聖先師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孔子為先聖更添左丘  
明等二十二人與顏子俱配宣父於太學並為先師永  
徽中制令改周公為先聖黜夫子為先師顏回左丘明  
從祀開元八年勅改顏生等十哲為坐像悉應從祀魯  
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為塋像坐於十哲之次二十七年  
制夫子追贈謚為文宣故昔緣周公南面夫子西坐自  
今以後夫子南面而坐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十  
哲等東西列侍顏子優秩宛園公禮

舍菜即祭菜然則國子入學以蔬禮祭告誠祀其師以示  
敬道也菜芹之屬

呂氏春秋仲春上下命樂正入舞舍采注命樂官正  
率卿大夫之子入學宮習舞也舍猶置也初入學宮  
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贊神也周禮春入學舍采  
合舞秋訟學舍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此之謂也此  
云習舞釋菜鄭云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夫臨  
祭豈方習舞釋奠豈獨用菜乎

籍田

教養耕籍所以教諸侯之養也義



籍千畝帝籍千畝者使民如借故謂之籍文籍者借也  
 天子耕千畝但三推發耒正位而止借民力治之所耕  
 之穀藏於神倉以供事天地宗廟神祇人鬼之用也天  
 子以身先天下以建寅之日而郊郊而後耕郊用辛日  
 而耕用亥日享先農而後籍田禮外傳  
 親耕天子升壇公卿耕訖齋夫下種籍田千畝亦曰帝  
 籍亦曰親耕亦曰王籍漢官儀  
 致孝天子籍田千畝孟冬啓蟄既郊之後率公卿大夫  
 而親耕焉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五經義  
 王象人立春東耕為土象人男女二執耒鉏錢或享  
 土牛象人土牛未畢而耕也從氣論時示帥下也

冠

貫髮冠貫也所以貫鬠髮也釋名  
 作冠上古穴居野處衣毛而冒皮後代聖人易以絲麻  
 觀彙翟之文迺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以為服見鳥獸  
 有冠角顛胡之制遂作冠冕輿服志纓綏輿服志  
 禮始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  
 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  
 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冠義  
 著代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  
 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郊特牲  
 三王冠異孟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



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齋則緇之其綏也吾未之聞今則  
冠而幣之可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  
弁殷皐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綉委貌周道也章甫  
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家語  
周公之制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  
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  
朝于祖以見諸侯亦有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  
達而未幼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  
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  
志服袞職欽若昊命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  
周公之制也上

人趙文子冠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  
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幾由至矣始與不善不  
善進不善善亦幾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  
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何又加焉見張  
老而語之張老曰物備矣志在子是先主覆露子也晉語  
假鐘磬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  
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  
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  
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  
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  
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



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九 襲

諸侯冠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于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也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有自來矣今無畿焉家語章甫哀公問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儒行郊持牲云章甫殷道也蓋緇布冠殷世則名章甫章明也所以表明求

夫故謂之章甫耳

裂苞楯為冠楚漢會於鴻門項籍圖危高祖樊噲聞急

乃裂苞楯以為冠排入羽營周廷與服雜事

冠辭孝昭帝冠辭曰陛下擣顛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尊大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冲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永永與

天無極博物記

惠文冠漢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加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侍中服則左貂常侍服右貂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取居高食潔貂取外勁悍而內溫潤此本

天中記

卷四十二

三十一



趙武靈王胡服之制秦破之得其冠以賜侍中庾杲之  
為蟬冕所映彌有華采職林

自蒞冠馬防子鉅為常從小六年正月齋宮中上欲冠

鉅夜拜為黃門郎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蒞冠之東觀漢記

金石宿設江左諸帝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豫于殿

上鋪大床御府令奉冕幘簪導袞服以授侍中常侍太

尉加幘太保加冕太尉跪念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

服皇帝穆穆思弘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尊祖考

永永無極眉壽惟祺介茲景祉晉禮志

人倫之始阮孝緒字士宗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而

見其父彥之彥之誠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

以庶爾躬晉書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  
誕生以免塵累南史

冠儀晉王堪冠禮儀云宗人申誠之曰以歲之正以月

之令兄弟具來咸加爾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敬慎威

儀惟人之則壽考惟祺永受景福冠者高跪而冠通典

無定時王彪之以為禮冠自卜日不必以三元也又禮

夏冠用葛屨冬冠用皮屨明無定時也禮論

太子冠邢文信歷太子與勝於時孝敬罕見宮臣文信

即臧膳上書曰古者太子既冠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

宰史不書過死之宰不徹膳死之唐新

大經冠婚之義禮之大經上



婚姻

婚姻者何謂昏時行禮故曰婚婦人因夫而成故

曰姻白虎通妻父曰婚壻父曰姻

萬物始生嫁娶必以春何春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  
交接之時也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夏小正曰二月  
冠子娶婦之時也夫有惡行妻不得去地無去天之義  
夫雖有惡猶不可去也故郊特牲記曰一與之醮終身  
不改悖逆人倫殺妻父母廢弛綱紀亂之大者也義絕  
乃得去耳天子諸侯一娶九女者何重國廣繼嗣也適  
九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一娶九女亦足以  
承君施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白虎通

兄弟之義古者謂婚姻為兄弟因成兄弟之義也壻曰

婿以婚時往婦曰姻又壻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婿者

陽也婦者陰也日往而陰氣至也禮外傳

世世行義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弟世世有行義者是

則其子孫慈悌孝愛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

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嗚呼戒

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大戴禮

法地禮曰女子十五許嫁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以

鴈為贄納徵用玄纁故不用鴈也納徵玄纁束帛離皮

玄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陰偶明陽道之大也離皮

者兩皮也以為庭實寔庭偶也白虎通



遠別或曰全姓不相娶何也曰遠別也曰今之人外內相婚禮歟曰中外之親近於同姓同姓且猶不可而以中外之親乎古人以為無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固謂之可婚不知禮者也或曰國語云全德則全姓同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異德則異姓異姓雖近男女相及也斯言何故也曰司空季子有為而言也文公將求秦以及國不敢逆秦故也魏袁准正論芝草無根長子容當為求婦其父如此誰肯嫁之者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舊族楊雄之才非出孔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帝舜受禪父噐母頑虞家世法出痴子虞翻弟書

別禽獸夏殷五世之後則通婚姻周公制禮百世不  
所以別禽獸也禮外傳

劉范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袁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

世與王家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

書

姓同源吳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而納司

空王忱女以姓同源異故也魏氏春秋

與婚不許王粲父謙名公之胃何進為長史欲與為婚

見二子使擇焉謙不許魏志

奇表陶謙字恭祖丹陽人同縣甘公出遇之塗見其容

貌異而呼之往車與語甚悅之因許妻以女甘夫人怒



曰聞陶家兒遊戲無度如何以女許之井公曰彼有奇表後必大成遂與之後為徐州牧吳書

入錢不得阮脩字宣子居貧四十未有室王敦等歛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來入錢而不得晉書

立志守義江湛字徽淵濟陽考城人也為義康司徒主簿司空檀道濟為子求湛妹婚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

時人重其立志守義者也宋書

非偶不承桓闕字叔道太祖輔政使褚淵致意為子晃求女婚闕不敢聞命曰辭霍不婚常所嘉揖齊大非偶所以不敢承殊眷太祖雖嘉其退讓而心不能惟也吳齊書

正潔不肯王秀之字伯奮臨汗人吏部尚書褚淵見秀之正潔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頃為府分兵參軍齊書

抗禮不荅江禧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權重唯禧及王規與抗禮不為之屈勉因禧門客翟景為子繇求婚于禧禧不荅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與勉忤梁書

天子娶婦漢成帝欲與近臣遊張安世玄宗放以公主子且開敏得幸放娶后弟呂嘉女上為放供張賜甲第

充以服飾號為天子娶婦皇后嫁女唐中宗時蕭至忠以女妻肅后舅崔從禮子帝主蕭后主崔時謂太子

嫁女皇后取婦宋英宗於仁宗為從子宣仁后於光

廟燕甥自幼同鞠禁中會温成有寵英宗齊書



仁亦歸其家泊温成薨仁宗覺無子一日讀史獻曰吾  
 夫婦老無子舊養十三滴漏各已長立朕為十三后為  
 滴漏主婚使相嫁娶十三英宗行第滴漏宣仁小字也  
 時官中謂天子娶婦皇后嫁女見錄  
 乘龍孫雋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焉女時人謂  
 桓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婿如龍也蔡國先賢傳  
 不為亂倫王丞相杲在江左欲結吳太請婚陸太尉太  
 尉曰培塿無松柏蕭蕭猶不金璠雖不才我不為亂倫  
 之始也說世  
 嫁以秋冬聖証論曰嫁娶者人皆以秋冬毛詩曰東門  
 之楊其葉<sup>祥</sup>祥毛萇傳曰男女決時不逮秋終也

九子墨鄭衆言婚禮有合歡鈴取音聲和諧九子墨氏  
 生長子孫通典

潘楊楊綏清才雋茂盛德日新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  
 子之姑余之伉儷焉潘安仁誄潘楊之睦有自來矣上

羊鄧諸葛恢兒娶鄧攸女于時謝尚書哀求其小女婚  
 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我我不能  
 復謝哀兒婚說世

王滿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源雖人品庸陋預五  
 通徹而托姻結惟利是求王滿連姻實駭物聽潘楊之  
 睦有異於此豈有六卿之胄納女管庫之家宋子河魴  
 同穴于輿臺之鬼蔑祖辱親於事為甚虎約



姻不失親王元規字正範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欲妻以女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請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昏非類母感其言而止

朱陳徐州古豐縣有村曰朱陳去縣百餘里桑麻青氛氳一村惟兩姓世世為婚姻

陶李陶李為婚深駭物聽廣記

雙石婚禮有九子蒲未常雙石蒲常取其心可禹伸雙義在兩固

當梁年俗以子午卯酉年謂之當梁年娶婦舅姑不相唐禁之

賣馬娶婦以賣馬錢娶婦多惡病夫妻離別龍魚圖

媒

中間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家語

蹇修吾令豐隆乘雲兮求靈妃之所在解佩纒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為理屈原離騷

不因而親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



遠耻防淫男娶女嫁何陰卑不能自專就陽而成之故

傳曰陽唱陰和男行女隨男不專娶女不專嫁必由父

母須媒妁何遠耻防淫泆也白虎通

為陽語陰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索統曰

冰上為陽冰下為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

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為陽語陰媒介事也君

當為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為媒也會

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焉

晉書

媒先宿婦烏孫國嫁娶賣馬聘先令媒者與婦宿徐乃

婿迎關西志

樂

樂書正義曰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陵河海歲有萬物

成熟國有聖賢宮觀周域官僚人有言語衣服體貌端

脩咸謂之樂史樂書注

移風易俗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孝經

古樂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

謀孝經伊耆有箏箏之音伏羲有網罟之詠葛天八闋

神農五絃事與功偕其來尚矣隋志女媧命娥陵氏制都

良管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為班管合日月星辰名曰

克樂既成天下無不得理帝系譜鉤命决伏羲樂曰立基

神農樂曰下謀祝融樂曰屬績少昊樂曰九洲孝經神



農改女皇之太樂

坤鑿度注

咸池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

舜作招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

先祖之道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

帝也招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

莖也咸池備矣漢禮樂志有虞氏之祀其樂咸池承雲九韶

夏后氏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殷樂大濩晨露

周樂大武三象棘下淮南齊俗訓列子奏承雲注黃帝樂大庭有

鼓籥之器黃帝有雲門之樂詩正義顓頊令飛龍作效八

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呂氏春秋耳聽九韶六莖注

六莖顓頊樂也

淮南

大章莊子堯有大章白虎通堯曰大章大明天地人之

道也公羊注堯時民樂其道章明也周禮缺文或作大

卷

韶季札觀樂見舞韶削者曰德至矣大矣如天之無不

博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其茂以加於此矣左傳李斯書

昭虞象武注樂動聲儀曰舜樂曰蕭韶一云大韶漢志

堯作大章舜作招繼堯也孔子曰蕭韶者舜之遺

音也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其為音如寒暑風雨之動

物如物之動人雷動獸禽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財

色動小人是以聖人務其本樂動聲儀虞傳曰維元祀巡守

四嶽八伯壇四奧沉四海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樂

天中記

卷百七

三



正定樂名元祀代表泰山貢兩伯之樂焉東嶽陽伯之樂  
舞株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哲陽儀伯樂舞襲哉其歌  
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  
伯之樂舞謾或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義伯之樂舞  
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千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  
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俶其歌聲比小謠名曰李洛和  
伯之樂舞玄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幽都弘山祀  
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舞齊落歌曰縵、并論八音四  
會歸假干禰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群后德讓貢正聲而  
九族奏具成尚書大傳魏公卿奏曰箠韶九奏親於虞帝之  
庭宋志

天子家駒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注夏樂也公羊傳  
札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孰能修之左傳  
大夏言禹能順二聖之道而行之白虎通公羊注夏時民  
樂大其三聖相承也

大濩季札見舞韶濩者聖人之弘也而猶有蕙德聖人  
之難也左傳程繁問樂墨子曰湯立為王事成功立因先  
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又循九招墨子三辯篇湯作護聞  
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角聲  
使人惻隱而愛仁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羽聲使人恭  
敬而好礼韓詩外傳湯樂曰大護言能以護民之急也白虎通公  
羊注殷時民樂大其護已也周穆王奏承雲六瑩九



韶晨露以樂之注九韶舜樂晨露且勿樂列子

辟雍文王有辟雍之樂注詩云於以誦鐘鼓於樂辟雍蔡邕志周頌雅樂辟雍饗射用之六王作武象之樂增

琴二弦曰少宮少商帝王世紀文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故

曰武元命包

四家王者不空作樂樂者和盈於內勤發於外應其發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始樂於已為本舜之時民樂其紹堯業故韶者紹也禹之時民大樂其駢二聖相繼故夏者大也湯之時民大樂其救於患害故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故武者伐也四者天下之所同樂者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

可一也上

象武文王樂名巨業武王樂名象武樂武王因先王之

樂又自作樂命曰象武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墨子

三辯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

牧野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為作大武成王立

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為于東夷周公

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為三象以嘉其德故樂之所

由來者尚矣呂武王作象樂繼文以奉天春秋周人其

樂大武三象棘下其服尚赤淮南李斯書云韶虞武象注

樂勤聲儀曰周樂伐時曰武象宋均曰象伐時用于戈

勺周公作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漢志虞氏之樂莫盛於

天記

卷上

四



韶於周莫盛於周周公輔成王作均樂以奉天

春秋周公歌雍詠勺六服承德子周樂曰大武象周

公之樂曰酌通八風伶州鳩對周景王曰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

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

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徵革木一

聲呂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

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

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

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

鼓而行之以遂八風國

語

六代之樂周用六代之禮樂故有雲門咸池大韶大

大夏大武也魯受四代之禮樂故不舞雲門咸池示有

降殺也穎容春

秋釋例說新聲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

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

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詩以詠之修禮以

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國

四音之聲師涓者出於衛靈公之世能寫列代之樂善

造新曲以代古聲故有四音之樂春有離鴻去鴈應蘋

之歌夏有明晨雉泉之華流金之調秋有商飈白雲落

葉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陰沉雲之操此四音之聲奏

天中記



於靈公情酒心惑志於政事遽伯玉諫曰此雖以發  
揚氣律終為沉酒靡曼之音無合於風雅非下臣宜薦  
於君也靈公乃去新聲而親政務故衛人美其化焉師  
涓悔其違於雅頌失為臣之道乃退而隱迹伯玉焚其  
樂器於九達之衢恐後世傳造焉其歌曲湮滅世代迹  
遠唯紀其篇目之大意也拾遺記

自正正人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見挈一壺相與  
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  
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  
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矣哉說  
肅相之樂洞庭之山浮於水上其下金堂數百間帝女

居之四昔聞金石絲竹之音徹於山頂楚懷王之昔與  
群才賦詩於水湄故云瀟湘洞庭之樂聽者令人難老  
雖咸池簫韶不能比焉每四仲之節王嘗繞山以遊宴  
各舉四仲之氣以為樂章惟仲春律中夾鍾乃作輕流  
水之詩宴於山南昔中韃賓乃作皓露秋霜之曲拾遺記  
感天通神夫樂者聖人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  
性類者也故聽者無不虛已竦神悅而承流是以海內  
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  
然至於萬物不天天地順而嘉應降故詩曰磬管錘鐃  
降福穰穰漢書

秦漢樂沈約宋書曰秦樂曰五行始皇所改漢樂曰文始高祖



天中記 卷四十二 三

改詔舞武德高祖造舞人執干戚以象安世舊曰房中

為之人孝惠改昭容昭容高祖造生禮容高祖造生於嘉至初孫

神以迎四時昭德孝武帝造盛德孝宣造雲翹

育命並漢樂以巴渝漢初宗廟巴渝助魏樂曰昭武改漢

正世改漢安世又迎靈嘉武頌改漢昭業改漢昭容鳳翔

雲翹靈應改漢大韶改漢大武改漢

采菱陽阿奏雅樂者始如陽阿采菱南夫歌采菱發陽

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上邯鄲師有出新曲者

託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復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

此未始知音者也注楚樂之名也楚辭曰陳鍾案竽

造新歌涉江採菱發陽阿

濟南新調濟南公姚邕字子和興之弟也尤喜音樂

能度其盈虛增改曲調世咸傳之號濟南新調十六國春秋

知音候氣北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代號知音

能以管候氣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即指天曰孟春之氣

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為

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

往並與管灰相應若合符契焉古今樂錄

嗣真察音高宗時章懷太子作寶慶曲閱于太清觀李

嗣真謂道人劉槩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

子疑也死聲多且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

子廢嗣真常曰隋樂府有堂堂曲明唐再受命此日有

天中記

卷四十二

三



側堂堂撓堂堂之誦側不正也撓危也皇帝病日侵事  
皆決中宮持權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衆居中制外勢  
且不敵諸王殆為后所蹂踐吾見難作不久矣后皆驗

唐書

裴知古神龍元年正月享西京太廟樂作太樂令裴知  
古密語萬年令元行冲曰金石諧婉將有大慶其在唐  
室子孫乎是月唐中宗復位復國為唐上

播遷之禍明皇時涼州獻新曲帝召諸王觀之寧王進  
曰此曲雖加臣有聞焉夫音者始于宮散于商成于角  
徵羽莫不根抵橐籥于宮商也斯曲也宮離而少徵  
亂而加暴臣聞宮君也商臣也宮不勝則君勢卑商

餘則臣事僭卑則逼下僭則犯上發于徵忽形于商  
播之詠歌見於人事臣恐一目有播遷之禍帝默然果

安史亂方知寧王審音之妙云

開天傳信記

流寓入破天寶後調人多為流寓之思及寄興于江湖  
僧寺而樂曲亦多以邊地為名至其曲遍繁聲謂之入

破蓋破碎云

唐五行志

考鍾得徵宋沉善音律太常久亡徵調沉考鍾律得之

國史補

不舉樂鄭從謹在汴時以兄處誨常為鎮師及于是郡  
訖臨政受代不於公署舉樂

唐書

宮聲冠羽後唐清泰初王仁裕從事梁苑范延光師之

天中記

卷四十一

四十二



春正月郊野尚寒引諸蕃寮餞朝客於柳柳亭樂作于羽而響獨有宮聲意不諧王獨訝之私謂李武唐獻曰今有必有鑄張之事蓋樂音不和今舉羽而有宮聲且羽為水宮為土水土相尅得無憂乎少時筵散范引賓客約鷹犬大獵于王婆店此為奔馬所墜不救于彼自辰已至午後絕而復蘇王堂開語

聽樂知爭三仁裕性曉音律高祖初定雅樂宴群臣于承福殿奏黃鍾仁裕聞之曰音不純肅而元和聲當有爭者起于禁中已而兩軍校鬪昇龍門外聲聞于內人以為神  
五代史

夏黎庶樂所以上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史記

五音別名爾雅什樂云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祉謂之迭羽謂之柳郭璞注言皆五音之別名其義未聞也劉歆云宮者中也君也為四音之綱其聲重厚如君之德而為重商者章也臣也其聲敏疾如臣之節而為敏角者觸也民也其聲圓長經貫清濁如民之象而為經徵者祉也事也其聲抑揚連續其音如事之續而為迭羽者宇也物也其聲低平掩映自下而高五音借成如物之聚而為柳也徐京安樂書

音樂重大劉韶鐘律書曰春宮秋律百亦必凋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夫音樂至重所感者大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

夫音樂至重所感者大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



樂之文者能述

風俗

聞聲聞宮聲無不溫雅而和也

五經通義

聞商音無不割斷

而亡事也

邶鄘緯五經折疑

聞角音無不惻隱而慈者

上聞徵

音無不善養而好施者也

義通

八音凡樂音有八鼓謂之革鍾謂之金磬謂之石琴瑟

謂之絲簫鼓謂之竹埴謂之土祝敵謂之木笙謂之匏

是謂八音

五經要義

二肆周禮鐘磬皆編懸之二八十六而在一簋謂之堵

磬一堵謂之肆春秋傳曰歌鍾二肆此之謂也

夷樂舞四夷之樂明德澤廣被四表也東夷之樂曰昧

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

琴

天天真伏羲作琴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

琴標

削桐伏羲削桐為琴面圓法天底平象地龍池八寸通

八風鳳池四寸象四氣

蔡邕論琴

樂之統琴者樂之統也君子所常御不離於身非若鐘

鼓陳於宗廟列於簋懸也以其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

聲不諠譁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

氣感發善心也

風俗通

正人心琴者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

白虎通

君臣琴長三尺六寸六分廣六寸文上曰池下曰濱前

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法天地也五絃象五行大

天中已

卷四十二

四十七



絃為君小絃為臣文王武王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釋智匠唐德

文王加一武王加一今稱二絃為文武絃樂錄

分用有安況者世傳善琴且知音楊收問五絃外其

二云何況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為文

王操乎況即以黃鐘為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

曰止如子之言少商武絃也且文世安得武聲乎況

大驚唐書

象六合伏羲作琴廣六十象六合琴操蔡邕琴操曰伏羲

氏作琴絃有五象五行廣連珠注農瑟義琴達靈成性象物

昭功晉志伏羲絃琴農皇制瑟後魏樂志伏羲氏琴長七尺二

寸上有五絃廣雅伏羲樂曰立基造琴瑟以律呂樂書

削桐者至人伏羲氏王天下也作觀象於天俯察法

於地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始畫八卦削桐為琴琴書

神農琴琴禁也神農所作洞越練朱五絃周加二絃文說

神農始作五絃之琴以具宮商角徵羽之音歷九代至

文王復增其二絃曰少宮少商帝王世紀神農始削桐為琴

繩絲為絃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今琴四尺五寸

法四時五行又曰神農氏為琴七絃足以通萬物而考

理亂也桓譚新論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有五絃曰宮商角

徵羽文王增二絃曰少宮少商廣雅神農初作瑟以歸神

反望及其天心也淮南

朱襄琴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蓄積萬



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為五弦琴呂氏

黃帝琴古琴名有清角黃帝之琴梁元帝纂要黃帝作清角

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韓非子

堯琴堯使無句作琴五絃通禮神人暢堯帝所作堯彈

琴感神人現故制此弄也謝希說

歌南風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南風之

詩者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

驩心故天下治史樂書理重華之遺操選琴賦琴道曰舜操

者舜聖德玄遠遂升天子喟然念親巍巍上帝之位不

足保援琴作操注舜彈五絃天下化堯彈二絃以合君

臣之恩楊雄琴清英舜遊歷山是為飛思親作思親操結吟

上會稽禹上會稽者禹之所作也决江河上會稽山自

是之後百姓降丘黎庶乂安彈琴以自歎大周正樂

練弦朱弦古者帝王升歌清廟大琴練弦達越大琴朱

弦達越以常為鼓謂之搏拊尚書大傳

周公琴越裳操者周公之所作也周公輔相成王天下

太平萬國和會江黃納貢越裳重九譯而來獻周公援

琴而歌大周樂正

頌琴初穆姜死使擇美櫛自以為襯與頌琴左傳

南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其族曰伶人也與之琴

操南音公曰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本風不

忘舊也上



鞭師初衛侯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

清徵清角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為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公觴之于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傍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

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于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面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晉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從南苑來集于即門之垓棟端也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



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于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于泰山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名神並鎡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雲從西方起再奏之六風至大兩隨之裂帷幙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瘡病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子過師曠鼓琴通于神明王羊白鵲

陸枝翱翔瑞應圖

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

跌社宮壁左右欲塗之平公曰舍之以此為寡人失孔子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群

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夫平公之不霸也淮齊俗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為之下降風雨暴至平

公瘡病晉國赤地上覽

文王操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

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

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

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

也有間曰孔子有所謬然思焉有所畢然高望而遠眺

尺口已

卷四十一



曰丘迨得其為人矣近黜而黑頽然長曠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為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君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家語

可與聽音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魯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為幽沉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為發沉則貪得之所為施夫子何所之感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魯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猶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魯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孔子叢子

使絃切切閔子騫三年喪畢見于孔子與之琴使之絃

切切而悲孔子曰君子也哀未盡能斷之以禮

家語

聞琴悲樂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

一微而感王終夕悲感于憂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

使人為之哀樂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

弗施也

淮南子

撫心高竈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

師襄游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

嘆曰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曰得之矣

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

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

羽弦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弦以



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官而摠四弦則景  
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  
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子列  
蓬萊移情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成連曰吾師云春在  
海中能移人意乃與遊蓬萊山留伯牙曰子居習之我  
將迎子師刺船而去伯牙迎過但見海水瀕洞山林冥  
杳鳥獸悲號嘆曰吾師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終成理  
至遂為天下妙為連仙樂府解題  
絕絃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  
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  
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子列鍾子期

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復為鼓

琴者氏

霖雨崩山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土於巖下心  
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  
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嘆曰善哉善哉子  
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子列

仰秣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

秣荀勗西京賦曰天子駕彫軫六駮駮又曰六玄蚪之

奕奕齊騰驤而沛艾仰首而秣聽其聲也注瓠巴鼓瑟

而滢魚出聽伯牙鼓琴馬仰秣淮南滢魚喜音仰秣

仰頭欠吐謂馬笑也注

天中已

卷四十二

子二



懸壁周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遠  
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旋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為  
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  
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  
舜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為君也唯恐言  
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  
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為寡人符不補流以為寡人戒

說苑十二  
國史同

治國弭人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  
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  
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

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  
深醜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  
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  
何獨語音天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  
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  
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  
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醜之  
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  
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  
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  
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

天中記

卷四十二

五十四

史大弦者



君也寬和而溫小孩者臣也清廉而不亂操琴

張急調下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說苑

鼓琴令悲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先主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今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隣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真逢說懼謗結怨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為隣入用掘冗為家困于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

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為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右則廣廈高堂連閨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目水殿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鈞乎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園强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沉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臣竊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強而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道也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天



道不常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  
臺既以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狸穴其中游兒  
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  
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交睫而未下雍門周引  
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歔  
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桓譚新論  
璣璠樂秦咸陽宮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皆  
用七寶飾之銘曰璣璠之樂西京雜記  
琴心司馬相如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臨邛富人卓王  
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謬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  
之相如之臨邛車騎雍容閑雜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

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史其詩曰

兮鳳兮歸故鄉遊遨四海求其皇有一艷女在此堂室  
邇人還毒我腸何由交接為鴛鴦也又曰鳳兮鳳兮從  
皇栖得托子尾永為妃交情通體必知諧中夜相從別

有誰索隱

散操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趙氏者渤海  
人趙定也宣帝元康神爵間丞相奏能鼓琴者渤海趙  
定梁國龍德皆召入見温室使鼓琴時閑燕為散操多  
為之涕泣者劉向別錄

詈是寡鶴齊人劉道強善彈琴能作單鵠寡鳧之弄聽

者皆悲不能自攝西京雜記



鳳凰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為龍鳳鸞

古賢列女之象亦善為歸鳳送遠之操焉

雙鳳離鸞慶安世年十五為成帝侍即善鼓琴能為雙

鳳離鸞之曲趙后悅之自上得出入御內絕見幸常着

嗣上

令譚失次上嘗問宋弘通博之士弘薦桓譚譚善鼓琴

喜鄭聲上數聽悅之弘聞坐府上遣吏召譚責問之譚

叩頭良久乃遣後二令譚鼓琴譚為之失次上問之弘

言其故故不復令譚給東觀漢記

楚琴傷心漢桓帝聞楚琴悽愴傷心倚展而悲慷慨長

息曰善哉為聲若此而足矣昔季流子向風而鼓

之者淚下阮籍樂論

焦尾蔡邕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吳人有燒桐以爨

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

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後漢張麟文士傳曰

邕告吳人曰吾昔曾經會稽高懸亭見屋椽竹東間第

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伏滔長笛賦序云柯亭

之觀以竹為椽邕取為笛奇聲獨絕也

五曲蔡邕性沉審志好琴道以嘉平元年入清溪訪鬼

谷先生其所居山五曲曲有幽居靈跡每一曲制一弄

三年曲成出呈馬融王允董卓之輩皆異之琴



象九星琴本五絃宮商角徵羽也加二絃文武也後漢  
蔡邕又加二絃象九星琴書

識斷絃蔡琰字文姬蔡邕之女聰惠秀異年六歲邕夜

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邕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

邕曰偶得之耳琰曰吳札觀化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

識南風不競由此言之何云不知也琰別傳

鼓琴與名顧雍少從蔡伯喈學鼓琴伯喈貴異之謂曰

卿必有成故以名與卿雍伯喈同名由此江表傳

琴經琴經一卷諸葛亮撰述製琴之始及七絃之音十

三徽所象之意中興書目

唐琴散嵇康字叔夜譙國人少嘗晝寢夢人身長丈徐

自稱黃帝伶人骸骨在公舍東三里林中為人

為壘埋當厚相報康至其處果有白骨脰長三尺遂收

葬之其夜復夢長人來授以廣陵散曲及覺撫琴而作

其聲甚妙都不遺忘高貴鄉公時康為中散大夫後為

鍾會所說司馬文王誅之異苑嵇康燈下彈琴忽有一人

長丈餘着黑單衣革帶康熟視之乃吹火滅之曰取與

聽聽魚光嘗行去路數十里有亭名月華投此亭由來

殺人中散心神蕭散了無懼意至一更操琴先作諸弄

雅聲逸奏空中稱善中散撫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云

身是故人幽沒於此聞君彈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來

聽耳身不幸非理就終形體殘毀不宜接見君子然愛



君之琴要當相見君勿怪惡之君可更作數曲中散復  
為撫琴擊節日夜已久何不來也形骸之間復何足計  
乃手挈其頭曰聞君奏琴不覺心開神悟恍若甦生遂  
與共論音聲之趣辭甚清辯謂中散曰君試以琴見與  
乃彈廣陵散便從受之果悉得中散先所受引殊不及  
與中散誓不得教人天明語中散相與雖一遇於今夕  
可以遠同千載於此長絕能不悵然靈鬼志嵇康嘗宿王  
伯通館忽有八人云吾有兄弟為樂人不勝羈旅今傳  
君廣陵散甚妙今代莫傳大周正集呂安罹事嵇康詣獄以  
明之鍾會庭論康文王於是錄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  
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

曰以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曰太平引於今絕

也文士傳嵇康臨死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袁孝尼嘗從

吾學廣陵散吾惜故不與廣陵於是絕矣竹村十賢傳嵇康

援琴而鼓既而嘆曰雅音於是絕矣魏氏春秋杜夔妙于廣

陵散嵇中散就其子猛求得此聲劉涪琴議

韓臯生知音律嘗聞鼓琴至止息歎曰妙哉嵇生之

為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商商主金晉乘金

運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王陵毋立儉文欽

諸葛誕相繼為揚州督都咸有匡復之謀皆為司馬

懿父子所殺康以揚州故廣陵地故其曲曰廣陵散

言魏室散亡自廣陵始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

大傳記



此也其音哀傷替迫脇永嘉之亂其應乎叔夜撰此  
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晉魏之禍所以託之神鬼  
也初舊唐書

應璩與劉劭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傳玄琴賦云  
馬融譚思于止息嵇康琴賦云次其曲引所宜則廣  
陵止息東武太山

夫德璉季長俱在康前而康賦有廣陵止息之語故  
知琴曲之名其來舊矣可云嵇所撰曲耶太平引廣  
陵散雅音之說互有不同伯通館月華亭晝夢之言  
各家並載又豈可謂散自廣陵託之神鬼耶筆詭辭  
以欺人而史氏載之于傳豈聆音察理者耶

嵇中散夜彈琴忽有一鬼械而長嘆舉其手袂曰為君  
一絃一調中散與琴彈之聲清冷遙問不對疑是蔡邕

邕死之日身著桎梏語林

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嘗夜在月中坐臨風鳴絃忽有一  
人形狀甚偉著械有慙色至其中庭稱善語自

云是嵇中散謂賀云卿下手極快但於云未備因授  
以廣陵散賀遂傳之于今不絕幽明錄

一絃琴孫登字公和不知何許人散髮至地行吟樂于  
居白鹿蘇門二山彈一絃琴善嘯每感風雷嵇康師事

之三年不言晉記

嘯琴音譜孫登清淨無為好讀易彈琴頽然自得觀其



風神若遊六合之外者當魏末居北山中石窟為字編  
草自覆阮嗣宗見登披髮端坐岩下逍遙鼓琴嗣宗自  
下趣進莫得與言嗣宗乃長嘯與琴音諧會登因嘯和  
之妙響動于林壑列傳  
撫琴不受齊王問輔政嵇紹為侍中詣問諮事遇問讌  
會董艾高爽等白問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左  
右進琴紹推却不受問曰今日共為歡興何卻耶紹曰  
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  
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為伶人之業今逼高命  
不敢苟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爽等不自得  
而退世說

鼓琴無忤阮瞻字千里咸之子也善彈琴人聞其能多  
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冲和內兄潘岳  
每令鼓琴終日達夜曾無忤色識者嘆其恬淡不可榮  
辱也晉書

吳彥先顧榮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座  
上張季膺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床鼓琴作數曲竟  
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  
出

破琴戴逵字安道少有文藝善鼓琴太宰武陵王晞聞  
其能琴使人召焉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  
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亦能樂聞命忻然操琴而



往遠不樂當世以琴書為娛不遠千里

晉中興書

人琴俱亡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子猷問左

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

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床上取子敬琴

彈絃既不調擲地云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

亦卒

世說

援琴歌棗趙正字文業渭水人情度敏達性好譏諫符

堅末年寵惑鮮卑情於治政正

史長次曰昔聞孟津

河千里你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攬令濁

朕也又歌曰北園有棗樹布葉垂陰外雖饒棘刺內

實有赤心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捷皆此類

世說

鬼舞庭中會稽有防風鬼屢見城邑常跋雷門上脚乘

至地晉橫陽令賀韜鼓琴防風聞琴聲在賀中庭舞

賀韜吳人也常夜彈琴感鬼神已舞數曲斯亦妙之至

也

大周正樂

彈琴爛柯晉中朝時有王質者嘗入山伐木至石室見

童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因留斨斧柯而聽之童子以一

物與質狀若棗質取而含之更不復飢遂復少留亦謂

俄頃童子曰汝來已久何不速去質承斨所坐斧柯

爛盡既歸計離家已數十年矣舊宅遷移室宇靡存遂

號痛而絕

鄭緝之東陽記

天中記

卷四十一

六十二



望月鼓琴晉王恭伯字子升會稽人美姿容善鼓琴為  
東宮舍人求假休吳到閩門鄱亭望月鼓琴俄有一女  
子從一女謂恭伯曰妾平生愛琴願共撫之其姿質甚  
麗恭伯留之宿向曉而別以錦褥香囊為訣恭伯以玉  
簪贈行俄而天曉聞鄰船有吳縣令劉惠基亡女靈前  
失錦褥及香囊斯頃有官吏遍搜鄰船至恭伯船獲之  
恭伯懼因述其言我亦贈其玉簪惠基令檢果於亡女  
頭上獲之惠基乃慟哭因呼恭伯以子壻之禮其女名  
稚華年十六而卒刑子才山河別記女即名妙容字稚華大婢  
名春條年二十許小婢名桃枝年十五皆善彈箏篴及  
死轉歌相繼俱卒其詞有云願為晁與漢光影共徘徊

又曰願為煙與霧氛氳對容姿續齊諧記

琴中趣陶潛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  
酒之會則撫而和之云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本傳通考

作陶隱居

松石意蕭思話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古清  
泉上使于石止彈琴因賜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

意宋書

衆山皆響宗少文好山水愛遠遊有疾還江陵歎曰老  
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觀惟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游  
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  
金石弄為諸桓氏取重桓氏亡其聲遂絕惟少文傳焉

天中記

卷百七

六十三



文帝遣樂師楊歡就受之

宋書

造新弄戴顒字仲若父達善琴書顒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勃制五部顒制十五部顒又制長弄一部茲傳於世中書令王綏嘗攜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荅綏恨而去

南史

清曠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戴顒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顒憇于此澗義季並從之游顒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為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游弦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文帝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

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顒合何嘗台

熱以為一調號為清曠

南史

犯微劉琨之為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誕有寶琴左右犯其微誕罰焉琨之諫以為非是誕曰此余寶也琨之曰前哲以善人為寶不以珠玉為寶故王孫圍稱觀父為楚國之寶未聞以琴瑟為寶誕怛然不悅

宋書

妙絕王仲雄善彈琴瑟時妙絕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

主衣庫上勅五日一給仲雄

蕭子顯齊書

風韻柳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世稱公雙瑣為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

南史



秘心羊體柳惲字文暢世隆次子也初宋時有秘元榮  
羊蓋者並善琴云傳戴安道法惲從之學特窮其妙齊  
竟陵王子良雅賞狎之子良常置酒後園有晉太傅謝  
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惲惲為雅弄子良曰卿巧越秘  
心妙臻羊體良質美乎信在今夜豈止當稱奇亦可  
追踪古烈初父世隆彈琴為士流第一惲人隆彈琴  
為士流第一惲每奏其父曲常感思復變體備寫古曲  
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過以筋扣之惲驚其哀韻  
乃製為雅音後傳擊琴自於此惲常以今聲轉棄古法  
乃著清調論其有條流上  
有道之器褚彥回嘗聚表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

回援琴奏別鶴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或謝莊併  
在坐撫節而嘆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  
不可得已上

柳令流亞齊江夏王鋒字宣穎性好琴書嘗觀武帝賜  
以寶裝琴仍于御前鼓之大見賞帝謂鄱陽王鏗曰聞  
黎琴亦是柳令之流亞其既事事有意吾欲試以臨人  
鏗曰昔鄒忌鼓琴威王委以國政乃出為南徐州刺史  
江祐嘗謂王宴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  
授羊景之景著名而江夏掩能于世非止七絃而已百  
氏亦復如之鋒聞嘆曰江祐遂復為混沌書眉欲益反  
其耳寡人聲酒是耽狗馬是好豈復一豪於平生哉當



時以為話言

龍吟鄭述祖字恭文開封人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斐異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為絕妙

北齊

臨岳顏黃門曰琴首更絃者為臨岳絃綽云田風臨岳川飾流離成公綏云臨岳則齊州之丹林琴必以堅木

藉絃

吳聲蜀聲趙師子邪利天水人也在隋為知音至唐真觀初獨步上京遽入琴苑傳之嵇氏累代居曹遂令曹郡琴者所脩五弄具列於曹妙傳濮州司馬氏琴道不墜於地也師云吳聲清宛若長江廣流綿綿徐逝有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繫浪奔西曲亦一時俊次也

周書樂志

琴司馬承禎睿宗引入中<sub>振</sub>廷問其術帝曰廣成之言也錫寶琴霞紋被還之

本傳

斲製斲製之妙蜀稱雷霄郭諒吳稱沈鐔張越霄諒清

雅而沈細鐔越並鳴而響亮唐明皇反蜀召雷儼待詔

襄陽馮昭亦善攻斲鬻之不售節使盧公鈞聞之見重

受一張仍贈之詩自是馮氏門其履滿矣

陳氏樂書

百衲唐汧公李勉好雅琴嘗取桐梓之精者雜綴為之

百衲琴用蝸殼為徽其間三面尤絕異通謂之響泉韻

磬絃一上可十年不斷

尚書故實

撰琴譜汧公鎮宣武戎事之隙以琴書為娛日造琴聚

新舊桐材扣之合律者則裁而膠綴不中者棄之故所



二琴殊絕所謂響泉韻磬者也性不善俗間音聲唯  
二龍妓曰秀如七七皆聰惠善琴兼篳篥與歌時令奏之

自撰琴譜因話錄

自寶汧公雅好琴常斲桐又取漆篳為之多至數百張  
水者與之有絕代者一名響泉一名韻磬自寶於家京  
師又以樊氏路氏為第一路氏有房太尉石枕擯之不  
理蜀氏斲桐琴嘗自品第一上者以王次者以琴瑟又  
次以金徽螺蚌國史補

汎聲張相弘靜夜會名家觀鄭宥彈琴有調二絃至切  
各一則官應動角則角應稍不切乃不應宥  
師董庭蘭尤善汎聲祝聲

大小忽雷韓晉公奉使入蜀至洛谷山椒巨樹聳發可  
愛鳥鳥之聲皆異下馬以探弓射其顛抄柯墜於下穿  
震山谷有金石之韻使還戒縣尹募樵夫伐之取其幹  
載以歸召良匠斲之亦不知其名堅緻如紫石復金色  
絃交結其間匠曰為胡琴槽他木不可並遂為二琴名  
大者曰大忽雷小者曰小忽雷因便殿德皇言樂遂獻  
大忽雷及禁中所有小忽雷在親仁里南部新書  
授子不操衛次公子字從周善鼓琴為渭南尉京兆尹  
李齊運使其子交歡欲次公授之琴次公拒之由是終  
身未嘗操絃唐舊

箏聲琵琶聲于頔嘗令客彈琴其嫂知音聽於簾下噎



曰三分之中一分箏聲二分琵琶聲絕無琴韻國史補

心驅神遇趙璧彈五絃琴人問其術璧曰吾之五絃也

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方吾浩然眼如

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為璧璧之為五絃也語林

靈開渠裴說寬之姪孫佐西川常阜幕善鼓琴時稱妙

絕靈開山有美桐取而製以新樣遂謂之靈開渠南部新書

琴有氣琴有氣曾識一道者相琴知吉凶酉陽雜俎

拊琴去瓜處士求嬰性高古善拊琴去其瓜作肉聲有

公子不善之嬰作色曰如樂其聲何不桓鼓聞者莫不

大笑徐光錄

五聲叢鳴越客沈蚪子劉琴絃素絲七條其上備指

美玉聲叢鳴鳴中有靈峯橫空鳥泉出雲鳳龍騰

哀鳥啼松吟風悲舒元興劉琴志

洗凡清絕錢忠懿王能琴遣使物色良琴使者至天台

宿山寺聞瀑布聲止在簷外晨起視之瀑布下淙石處

正對一屋柱而且向日私念曰若是桐木即良琴在是

矣削之果桐也即賂寺僧易之取陽面二琴材以聞乞

俟一年斲之既成獻忠懿一日洗凡二日清絕遂為曠

代之寶

挾琴牧羊勝之逸人也常挾琴牧羊巨澤漢王知其賢

將聘焉委以國政勝之曰王廢牧羊之任而委四海之

務是錯亂天下顛倒人倫竟赴於陰山之中大周正樂



魚躍潛聽瓠巴六國時人也工琴好古因夏日俯於池  
亭鼓之感魚躍潛藻而聽焉

清風穎揚李氏處女年十五天寶中遘疾七日不食魂

飛冥冥如升上景在雲霧中於女仙人蘆藕苗間受美

清風等五十曲

琴書

暢操凡琴曲和樂而作命之曰暢暢者言其道之美暢

猶不敢自安也憂愁而作命之曰操操者言困阨危迫

猶不失其操也

風俗通

在琴清角黃帝之琴號鐘齊桓公琴統梁楚莊王琴綠

司馬如瓊焦尾蔡邕琴鳳凰趙飛鸞琴

二卷終



